

晉書 十六

黃單麻佛幸吳就下倪巖杜步厚韓戴
知道禱靈極靚翔始卿不慈于友洋

孟彭王嘉僧步郭磨鳩摩羅什
量霍壹軼妻羊耽妻鍾氏

周顓母李氏張茂妻陸氏荀爽之妻謝氏
劉琨妻陳氏劉琦妻劉氏王粲妻鍾氏

裴登妻毛氏符登妻陸氏葉容妻陸氏
呂纂妻楊氏呂紹妻張氏李暠妻盛氏

張昌陳如曾杜陵王機孫峻盧循
護從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1 15

文庫 11
D291
15

010190559128

晉書列傳卷六十五

藝術傳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生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
亡。省禍福。曰神與智。藏往知來。幽贊冥符。弼成人事。
既興利而除害。亦威衆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
於此。然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
多端。變態諒非一緒。真雖存矣。僞亦憑焉。聖人不語
怪力亂神。良有以也。逮丘明首唱。叙妖夢以垂文。子
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漢武雅
好神僊。世祖尤耽讖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



言書及傳 卷之十一
寵榮尹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
于慮之一失者乎詳觀衆術抑惟小道棄之如或可
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務在博聞筆削則理宜詳
備晉謂之乘義在於斯今錄其推步尤精技能可紀
者以爲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秘學天文筭歷陽陰占候
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爲奉禁都尉使其占候
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
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
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

輿觀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訓隨例內徙拜
諫議大夫俄而去職還鄉及陳敏作亂遣弟宏爲歷
陽太守訓謂邑人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
斬之訓鄉人秦璩爲宏參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
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也乃赦之時宏攻征東參軍
衡彥於歷陽乃問訓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拔不
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
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五百人而有不得埋
命將士攻之果爲彥所敗方信訓有道術乃優遇之
都水參軍淮南周元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

當剖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脫如來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亢果爲義興太守。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寇洛陽。歷陽太守武瑕問訓曰。國家人事如何。訓曰。胡賊三逼。國家當敗。天子野處。今尚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酷焉。或問其以明年吉凶者。訓曰。揚州刺史當死。武昌大火。上方節將亦當死。至時劉陶周訪皆卒。武昌大火。燒數千家。時甘卓爲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爲盼。刀及日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爲王敦所害。

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訓年八十一。餘卒。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使以爲酒藏吏。授符錄。給吏繒。歸。上蓬萊。岷嶺。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長遂善風角。爲人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爲臺吏。知吳將亡。託病不仕。及吳亡。還鄉里。後行至瀨鄉。經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

見昔物耳。因問守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東行，過老君而不下馬。未達橋，墜馬死者不。鳳言有之所問之事，多與洋同。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荅曰：熒惑入南斗，八月有暴水，九月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石冰作亂，冰既據揚州，洋謂人曰：視賊雲氣，四月當破，果如其言。時陳敏爲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羨之，洋曰：敏當作賊，族滅，何足願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初混欲迎其家，累洋曰：此地當敗，得臘不得正，豈可移家於賊中乎？混便止。歲末敏相攻堂邑，混遂以單身走免。其後都水馬武舉洋

爲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旣而皆如其夢。廬江太守華譚問洋曰：天下誰當復作賊者？洋曰：王機尋而機反，陳耽問洋曰：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不。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珮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爲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治，火光照天，此爲金火相礫，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卽移居東府，病遂差。鎮東從事中郎張閭舉洋爲丞。

相令史時司馬颺爲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慎
下吏颺後果坐吏免官洋又謂曰卿雖免官十一月
當作郡加將軍至期爲太山太守鎮武將軍颺賣宅
將行洋止之曰君不得至當還不可無宅颺果爲徐
龕所逼不得之郡元帝增颺衆二千使助祖逖洋勸
颺不行颺乃稱疾收付廷尉俄而因赦得出元帝將
啓阼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景午太
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月反
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主盡出上下盡空德將出游
刑入中宮令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囚雖當時遷

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今太
王內無含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何爲
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邪乃從之及祖約代兄鎮譙
請洋爲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庚辰禺中時
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
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王簿王振以洋爲妖白約
收洋付刺奸而絕其食五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
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殺收洋救之約曰振
往日相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
振往時垂饑死洋養活之振猶尙遺忘夫處富貴而

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卽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竟不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魯延求追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僞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約表洋爲下邑長。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晏。梁城峻險，約欲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以八月辛酉日反，日辰俱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譙北，乘德伐刑，賊必破亡。又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爲軍驅除。昔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在同，故知必尅。約從之。果平梁城。太寧三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爲主，應者爲客。辰星若出，太白爲主；辰星爲客，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衆向合肥。俄而敦歿，衆敗。遂任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譙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不從。豫土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佃遇大雷。

雨西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反、執約兄子濟、送于石勒、約府內地忽赤如丹、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犯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南、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賊退、時傳言勸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咸和初、月暈在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爲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蘓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蘓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

遂與峻反、至三年五月、大風雷雨西北來、城內晦冥、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佞近直、愛下振貧、昔秦有此變、卒致亂亡、約大怒、收洋繫之、遣部將李栗將兵到廬江、其衆盡散、約召洋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事、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欲東向歷陽、其衆不樂、東下皆叛、約劫約、姊及嫂、奔于石勒、約到歷陽、祖煥問洋曰、君昔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歷陽、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如、洋曰此當復有反者、臺下來年三月當太平、江

州當大喪，後南方復有軍事，去此千里，尋而牽騰叛約，約率所親將家屬奔於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溫嶠卒，郭默據益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親屬，並盡。皆如洋言。約既敗，洋往尋陽，時劉胤鎮尋陽，胤問洋曰：我病當差不？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年與命并必凶。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胤曰：我當解職，將君還野中治病。洋曰：使君當作江州，不得解職。胤曰：溫公不復還邪？洋曰：溫公雖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時，颶風從東來，入胤兒船中，西過，狀如匹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池下來，攝提下去，咸池爲刀兵大殺，爲灰喪。到甲子日申時，府內大聚骨埋之。胤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也。胤架府東門，洋又曰：東爲天牢，牢下開門，憂天獄。至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臘近可開門，以五十人備守，并以百人備東北寅上，以却害氣。胤不從。二十四日壬辰，胤遂爲郭默所害。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爲參軍，將隨宣往襄陽。太尉陶侃留之，任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一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

趙之分野。石勒遂死。熒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黃道。未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鈞鏡。畢向昴。昴畢爲邊兵。主胡夷。故置天弓以射之。熒惑逆行。司無德之國。石勒歿是也。勒之餘燼。以自殘害。今年官與太歲太陰三合癸巳。癸爲北方。北方當受災。歲鎮二星。共合翼軫。從子及巳。徘徊六年。荆楚之分。歲鎮所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角亢。角亢鄭之分。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石季龍若興兵東南。此其歿會也。官若應天伐刑。徑據宋鄭。則無敵矣。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侃志在中原。聞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侃薨。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尋有大鹿向西城門。洋曰。野獸向城。主人將去。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前白氣同。時亮欲西鎮石城。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不當也。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巳酉還。下秣陵。陶公亦陟八年。

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邾城，九月洋言於亮曰：毛豫州今年受死，問：昨朝大霧晏風，當有怨賊執仇，攻圍諸侯，誠宜遠禎，邏寶問當在何時？荅曰：五十日內，其夕又曰：九月建戌，朱雀飛驚，征軍還歸，乘戴火光，天示有信，災發東房，葉落歸本，慮有後患，明日又曰：昨夜火殃，非國福，今年架屋，致使君病，可因燒屋，移家南渡，無嫌也。寶卽遣兒婦還武昌，尋傳賊當來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干爲君支爲臣，丁爲征，西府亥爲邾城，功曹爲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寅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爲貴人，加丁，下輔上有空亡之事，不敢進武昌也。賊果陷邾城而去，亮問洋曰：故當不失石城否？洋曰：賊從安陸向石城，逆太白，當伐身無所慮，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巳亥巳爲天下，亥爲胡，季龍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荊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不？洋曰：恨晚，猶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蘓峻時，公於

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考
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
曰見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爲妄果至正月一日
而薨庾翼代亮洋復爲占候少時卒年八十餘所占
驗者不可勝紀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爲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
善占卜能圖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
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爲筮之使或作野
豬著臥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
睦病死已復魄友爲筮之令以丹畫版作日月置牀

頭又以豹皮馬韞泥臥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
巫爲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鼯數十病猶不差友
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着牕牖間友閉戶作
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
仍大發友乃更作布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
脹滿因急縛囊口懸着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
斤狐毛女遂差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友十家中安
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可伐七十束柴積於
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消也爾其凶難
言洪卽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洪後爲廣陽領校

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出告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草行。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往。苦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欵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斫父妾二人。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殮亡者。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宣城太守殷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鶴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爲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爲其備。至日果有大鶴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掩捕得之。祐乃遷石頭督護。後爲吳郡太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于寶問其故。友曰。筮卦用五行相生。殺如按方投藥治病。以冷熱相救。其差與不差。不可必也。友以元康六年舉賢良。元帝渡江。以爲廣武將軍。永嘉末卒。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爲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臥。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藻怖愕。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

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惟大小必出。一人勿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傷人腿。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卽爲犬所咋。歿。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爲一卦。智乃爲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

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其消災轉禍不可勝紀。而卜筮所占千百皆中。應詹少亦多病。智乃爲符使詹佩之。誦其文。既而皆驗。莫能學也。性深沈。常自言短命。曰。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巫醫挾道術者死。吾守易義以行之。猶當不應此乎。太元末爲司馬督。有寵於楊駿。故見殺。

步熊字叔羆。陽平發干人也。少好卜筮數術。門徒甚

盛熊學舍側有一人燒灰，吏持熊諸生，謂爲失火。熊曰：「已爲卿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火主，來者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中有人。又鄰人兒遠行，或告以灰，其父母號哭，制服熊爲之卜。尅日當還，如期果至。趙王倫聞其名，召之。熊謂諸生曰：「倫死不久，不足應也。」倫怒，遣兵圍之，數重。熊乃使諸生着其裘南走，倫兵悉赴捉之。熊密從北出，得脫。後爲成都王穎所辟，穎使熊射覆，物無所失。後穎奪關中，平昌公模鎮鄴，以熊穎黨誅之。

杜不愆，廬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平郟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按卦言之，卿所苦尋除，然宐於東北三十里上宮姓家，索其所養雌雉籠盛，置東檐下。却後九日，景午日午時，必當有雌雉飛來與交，旣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雖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爲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雉果得。至景午日，超臥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

人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于中書郎。不愆。後占筮轉疎，無復此類。後為桓嗣建威參軍。

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既必不停，宜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着船前。來索止，得駁狗無白者。卿曰：駁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正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或然作聲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歸。

上白鷺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隗炤，汝陰人也。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版在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在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沈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夫善於易，而未曾為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著筮之卦，成梅掌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達而成。

晉書列傳 卷六十五
洞吉凶者也於是告婦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柝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卜瑒字子玉何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瑒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相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舉在此不過時月瑒曰子勿

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相也瑒曰吾此雖常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琊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瑒遂隱于龍門山劉元海僭號徵爲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瑒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爲光祿大夫瑒謂使者曰非吾處所也及劉聰嗣僞位徵爲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瑒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尅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瑒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爲是行也聰大悅署瑒使持節平北將

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爲琨所敗瑒卒先去爲其元帥所殺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也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墜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稍遷南陽中部都尉爲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王機時爲廣州刺史入厠忽見二人着烏衣與機相得良久擒之得二物似烏鴨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徑飛上天機尋誅死靚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吳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庾亮爲江州刺史嘗遇疾聞猛神異乃迎之問已疾何如猛辭以筭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大斂遂失其尸識者以爲亮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

幸靈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羣居見侵辱而無愠色邑里號之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爲癡也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

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復用理壞者何為？靈曰：此稻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時順陽樊長賓為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箸一雙，靈作而未輸，或竊之焉。俄而竊者心痛欲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我箸乎？竊者不應。有頃愈急，靈曰：若爾不以情告我者，今真死矣。竊者急遽，乃首出之。靈於是飲之以水，病即立愈。行人由此敬畏之。船成當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以過是，但部人未至耳。靈請自牽之，乃手執箸，惟用百人而船去如流。衆大驚，惟咸稱其神。於是知名。有龔仲儒女病積年，氣息財屬，靈使以水含之，已而強起。應時大愈。又呂猗母皇氏得痿痺病，十有餘年，靈療之，去皇氏數尺而坐，冥目寂然。有頃，顧謂猗曰：扶夫人令起。猗曰：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倉卒起邪？靈曰：但試扶起。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扶，即能自行。由此遂愈。於是百姓奔趨，水陸輻輳，從之如雲。皇氏自以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留水一器，令食之。每取水，輒以新水補處，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時高

鍾人傑曰
 坊老所謂
 溫溫然如
 初日之照
 節同此術

新水補處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時高

惺家有鬼，惟言語訶叱，投擲內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効，而不能絕。適值靈乃娶之，靈於陌頭望其屋，謂惺曰：「此君之家邪？」惺曰：「是也。」靈曰：「知之足矣。」惺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惺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竝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惟卽絕，靈所救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卽先拜，言輒自名。凡草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畜物之傾覆於途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州間，謂其一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服人，以爲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相半焉。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及洛中

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投勒，大將軍郭黑略家。黑略每從勒征伐，輒豫尅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略曰：「將軍天挺神威，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澄卽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驟。黑略由此信之。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頌營。澄謂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何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潛避至黑略舍。諸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如所之。」旣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澄，澄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取水。」廼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

晉書 卷六十五
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壑皆滿。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勒宥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遣從弟岳攻勒，勒遣石季龍距之。兵敗，退保石梁塢。季龍堅柵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爲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潔齋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敬澄彌篤。時石葱將叛，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葱。俄而

石葱果走，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歿，將殯，勒歎曰：「朕聞號太子歿，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歿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歿。及季龍僭位，遷都于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彫輦。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與太子諸公扶翼而上。王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爲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公游，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爲海鷗鳥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方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逮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龍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

晉書列傳 卷六十五 二十三
至於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我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
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澄時止鄴城寺中弟子徧於
郡國常遣弟子法常比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
相遇於梁基城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
始入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邪佐
愕然愧懣於是國人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
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季龍太子邃有二
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看之邃
卽馳信往視則果已得病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
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
疾况此等乎後三日果歿邃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
尚神通倘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
覲季龍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
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
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
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
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
容箴季龍季龍終不能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
黑略將兵征長安北山羗墮羗伏中時澄在堂上坐
慘然改容曰郭公今自死乃唱云衆僧祝願澄又自

晉書列傳 卷六十五
視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略還自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正是澄祝願時也時天旱季龍遣其太子詣臨漳西滏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自行卽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灰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黃河中舊不生龜時有得者以獻季龍澄見而歎之曰桓溫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後果如其言也季龍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後亦皆驗澄嘗與季龍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乃取酒喫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龍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屠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

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旦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互父子慈和，深以慎之。季龍引澄入東閣，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廊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后曰：「和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卽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卽好耳。」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季龍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爲重禍邪？」陛下若

會怒加慈者，尚有六十

如必誅之，宜當爲彗星

下埽，鄴宮季龍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而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季龍大享羣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季龍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季龍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爲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髻髣髴微出。季龍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啓塋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荅不得。」又

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不得。遂無復言。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已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龍時在魏縣市中乞丐。恒着麻襦布裳。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飴天。趙興太守籍狀收送詣。龍先是佛圖澄謂季龍

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季龍與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季龍不解。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凶戎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齋苗藜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廻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頽久。游閭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于虛游。間其所言。人莫能曉。季龍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請步云。我當有所過。君至合口橋見待。

晉書列傳 卷六十五 三十三
使人如言而馳至橋，麻襦已先至。後慕容儁投季龍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爲一柱殿下，卽謂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爲天馬之應云。

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麤褐，或贈以縉服，皆不着。不畏寒暑，晝夜不臥，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初至鄴城，西沙門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昭惠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於上編菅爲禪室，當

坐其中。季龍資給甚厚，道開皆以施人。人或來諮問者，道開都不荅，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蜜、藍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蘓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

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耳乃爲之贊云

黃泓字始長魏郡斥丘人也父沈善天文秘術泓從父受業精妙踰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動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說瞻曰王浚昏暴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廆法政修明虛懷引納且識言真人出東北儻或是乎互相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廆廆待以客禮引爲參軍軍國之務動輒訪之泓止說成敗事皆如言廆常曰黃參軍孤之仲翔也及魏嗣位遷左侍領史官甚重之不季龍攻魏魏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無可憂也不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勸士馬爲追擊之備魏曰今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時也故是爲疑及期季龍果退魏益奇之及慕容儁卽王位遷從事中郎儁聞冉閔亂將圖中原訪之於泓泓勸行儁從之及僭號署爲進謀將軍太史令關內侯尋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亭侯又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諮決大事靈臺令許敦害其寵詣事慕容評設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爲太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不以毀已易心慕容

疇敗以老歸家嘆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恨吾年過
 不見耳年九十七卒卒後三年僞吳王慕容垂興焉
 索統字叔徹敦煌人也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
 籍遂為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
 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
 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為多事多事多患
 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為無悔吝乃不逆
 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水下人語統曰冰上
 為陽水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
 事也君在冰上與水下人語為陽陰媒介事也君

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
 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
 婚焉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
 栢不知門處統曰馬屬離離為火火禍也人上山為
 凶字但見松栢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為無門也三周
 三替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索克初
 夢天上有二棺落克前統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
 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
 舉克太守先署克功曹而舉孝廉克後夢見一虜脫
 上衣來詣克統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

統曰教
 妙解引
 人入理處

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桷夢內中有一人着赤衣。桷手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俄而亦驗。馬黃平問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統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索綬夢東有二角書。詰綬大角朽敗。小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統曰大角朽敗。腐棺。木小角有題。題所詰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間。時綬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鄴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統曰脚肉被

啖爲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統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爲西閭祭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東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孟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符

聖召詣長安。其惑衆命符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

大讎郡寮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爲旋風飛出
第外頃之有告在城東者。馳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
遠或有兵衆距戰。或前谿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
堅未復見于青州符朗尋之入于海島。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
足而聰睿內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
虛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於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
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不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
長安潛隱於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
乃遷於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參

請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
對好爲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
尠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
剛火疆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
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
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
咸以爲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所謂末年而有殃也。
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
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
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

焉夢祖曰
爰初志陽

文著生龜
此語祖此

禮嘉如苻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苒既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苒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亾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歿設壇哭之贈太師謚曰文及苒死苒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其所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

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為沙門苻堅時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能以祕祝下神龍每旱堅常使之呪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卒于長安後大旱移時苻堅嘆曰涉公在此豈憂此乎

郭磨西平人也少明式易仕郡至簿張天錫末年苻氏每有西伐之間太守趙凝使磨筮之磨曰若郡內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凝乃申約屬縣至十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凝凝怒其非駿幽之內廐鮮卑懼而夜遁凝以告磨磨曰是也國家將

亡不可復振苻堅未嘗陽門震刺史梁熙問麴曰其
所安在麴曰爲四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主
上一當反國一死此城歲餘而鄯善又前部王朝于
苻堅西歸鄯善王死於姑藏呂光之王河西也西海
太守王楨叛麴勸光襲之光之左丞呂寶曰千里襲
人自昔所難况王者之師天下所聞何可僥倖以邀
成功麴不可從誤人大事麴曰若其不捷麴自伏鈇
鉞之誅如其剋也左丞爲無謀矣光從而剋之光比
之京管常參帷幄密謀光將伐乞伏乾歸麴諫曰今
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功終當覆敗太史令賈
曜以爲必有秦隴之地及剋金城光使曜詰麴密
謂光曰昨有流星東墜當有伏尸死將雖得此城憂
在不守正月上旬河水將解若不早渡恐有大變後
二日而敗問至光引軍渡河訖冰泮時人服其神驗
光以麴爲散騎常侍太常麴後以光年老知其將敗
遂與光僕射王祥起兵作亂百姓聞麴起兵咸以聖
人起事事無不成故相率從之如不及麴以爲代呂
者王乃推王乞基爲主後呂隆降姚興興以王尚爲
涼州刺史終如麴言麴之與光相持也逃人稱呂統
病死麴曰未也光統之命盡在一時後統死三日而

光死磨嘗曰涼州謙光殿後當有索頭鮮卑居之終
於禿髮儻檀沮渠蒙遜迭捷姑臧磨性褊酷不爲士
庶所附戰敗奔乞伏乾歸乾歸敗入姚興磨以滅姚
者晉遂將妻子南奔爲追兵所殺也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爲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
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
名郊迎之請爲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敏明諸國
交娉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旣而
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
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

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
遂停沙勒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筭莫不必
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爲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者
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爲
化諸學者皆共師焉年二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
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
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東
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
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域
諸國咸伏羅什神雋每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令

羅什踐而登焉。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卽馳驛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勅敵從日下來，互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距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回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室。至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羅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暴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留王西國，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互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苻堅已爲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屬姑臧。大風，羅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有叛者，尋皆殄滅。沮渠蒙遜先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光遣其子纂率衆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羅什，答曰：此行未見其利，旣而纂敗於合黎，俄又郭麐起兵，纂棄大軍，輕還，復爲麐所敗，僅以身免。中書監

張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義云能差資病
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又誑詐告資曰又不能爲益
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
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
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爲繩又療果無效少日資亡頃
之光死纂立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箱井中於
殿前蟠臥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其殿爲龍翔殿
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爲龍興
門羅什曰此日潛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
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
已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後果爲呂超所殺羅什之
在涼州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
宣化姚興遣姚碩德四伐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
師之禮仍使人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
所暗誦無不究其義旨既覽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興
使沙門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
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
什每爲慧叡論西方辭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
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弦爲善凡覲國王必有
贊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

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
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
奉之若神嘗講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
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
登吾肩慙郭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
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
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
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
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可畜室耳因舉七進針與
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什
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齋然
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
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
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
失盡心方復後世惻愴何言歲於長安姚興於逍遙
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骸惟舌不爛
沙門曇霍者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儻檀時從河南來
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
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
本主衣無所汗行步如風雲言人死生貴賤無毫釐

晉書列傳卷六十五
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
取之咸奇其神異莫能測也每謂僞檀曰若能安坐
無爲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寤兵好殺禍將及
已僞檀不能從僞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生
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曇霍安能延命
邪正可知早晚耳僞檀固請之時後宮閉關曇霍曰
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僞檀命開之不及
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

臺產字國儁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專京氏易
善圖讖祕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筭六日六分之學尤
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泚
情教授不交當世劉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
識直言之士一人其大司空劉均舉產曜親臨東堂
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訪
以政事產流涕歔歔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甚
懇至曜改容禮之署爲博士祭酒諫議大夫傾太史
令至明年而其言皆驗曜彌重之轉太中大夫歲中
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
綬爵關中侯

史臣曰陳戴等諸子竝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

之幽微窮陰陽之祕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郭磨
 知有晉之亡姚去姚以歸晉追兵奄及致斃中塗斯
 則遠見秋毫不能近知目睫澄什爰自遐裔來游諸
 夏什既兆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竝通幽洞冥垂文
 闡教諒見珍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之若神
 良有以也鮑吳王幸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方遂
 能厭勝禳災隱文彰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世
 用者焉然而碩學通人未宜枉轡
 實曰傳叙災祥書稱龜筮應如影響叶若符契怪力
 神詭時惑世崇尚弗已必致流弊

音義

識	初音	聒	之忍	閻	音開	禺	音隅	胃	音胃	昂	音卯	偵	音謂	邏	音丑	鄭	虞
反	先代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賽	五結	嚙	五刀	拉	虛合	搥	拍	上直	道	反	咋	鈕	陌	浚	私	閻	熊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博末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曇	徒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反

晉書列傳卷六十五終

晉書列傳

卷六十五

三十七

晉書列傳卷六十六

烈女傳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之風斯著。振高情而獨秀。魯冊於是飛華。挺峻節而孤標。周篇於馬騰茂。徽烈兼劭。柔順無愆。隔代相望。諒非一緒。然則虞興。媯汭。夏盛。塗山。有娥有嫫。廣隆殷之業。大姪大妣。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揚芬。斯皆禮極中閨。義殊月室者矣。至若恭姜。誓節孟母。求仁華率。傳而經齊。樊授規而霸楚。譏文伯於奉劍。讓子發於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

靈夢曰
清華不塵
况為正始
之昔

符隱志既昭婦則且擅母儀子政緝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具宣閨範有裨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加撰錄為之傳云或位極后妃或事因夫子各隨本傳今所不錄在諸偽國暫阻王猷天下之善足以懲勸亦同搜次附于篇末

孫鑠曰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明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為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叅

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敞同去做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眾而已敞遂出宣帝

果誅爽事定後敞嘆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
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祐曰鍾士季何
故西出祐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
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
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
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
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
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
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祐當送

五年卒年七十九

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矣始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
適于杜氏十八而發居子植女穉並孤藐憲雖少誓
不改節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韞亦有
淑德傅玄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
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玄內外以
爲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亦由排山壓卵以
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爲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
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
銷行自有在遂與玄爲婚晏等尋亦爲宣帝所誅植

後爲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
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
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爲儀同三司玄前妻子成年
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
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亦有名於海內其知人之
鑒如此年六十六卒

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
門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
止善嘯詠禮儀法度爲中表所則旣適渾生濟渾嘗
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
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趨如此參軍
謂渾中弟淪也婦女亦有才淑爲求賢夫時有兵家
子甚俊濟欲妻之白琰琰曰要令我見之濟令此兵
與羣小雜處琰自幃中察之旣而謂濟曰緋衣者非
汝所拔乎濟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
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琰明
鑒遠識皆此類也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
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
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鄭表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表先娶孫氏早亡娉之爲

繼室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克奉養至於叔妹
羣娣之間盡其禮節咸得歡心及表爲司空其子默
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懼盛滿每默等
升進輒憂之形於聲色然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表
等所獲祿秩曹氏必班散親姻務令周給家無餘資
初孫氏瘞於黎陽及表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
葬曹氏曰孫氏元妃理當從葬不可使孤寡無所依
邪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
鴈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以爲趙姬之下叔隗不足

太康元年卒年八十三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
太子旣廢居于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
爲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
妻之惠風拔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義不
爲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鄭休妻石氏不知何許人也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
邑稱之旣歸鄭氏爲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旣幼又休
父布臨終有庶子沉生命棄之石氏曰奈何使男之
胤不存乎遂養沉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
不舉子。

劉辰翁曰
官貴可致
此髮不可
為也
淩濛初曰
不堪再遇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為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收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賈渾妻宗氏不知何許人也渾為介休令被劉元海將喬晞攻破死之宗氏有姿色晞欲納之宗氏罵口屠販奴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爾安乎何不促殺我因仰天大哭晞遂害之時年二十餘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為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為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無獨全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許延妻杜氏不知何許人也延為益州別駕為李驥所害驥欲納杜氏為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驥曰汝輩逆賊無道歿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為賊

妻也。驤怒遂害之。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恭順貞和，甚有婦德。及忠亡，遺孤藐爾，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爲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俱傾其資，廩以餽戰士。潭遂剋捷。及蕪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也。」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助戰，買其所服環珮，以爲軍資。于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爲獨不潭？卽以子楚爲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夫人。周顛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顛父浚爲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爲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

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
顓及嵩。謨而顓等既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汝家
作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親者，吾亦何惜餘
年。顓等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中興時，顓
等竝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
度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竝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
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
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
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
如其言。

張茂妻陸氏，吳郡人也。茂爲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
陸氏傾家產，率茂部曲爲先登，以討克克。敗陸，詣闕
上書爲茂謝不尅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
宜追贈茂太僕。

尹虞，二女長沙人也。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弼，
戰敗，二女爲弼所獲，竝有國色。弼將妻之，女曰：我父
二千石，終不能爲賊婦有歿而已。弼並害之。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
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
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

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
覽乞師又為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為兄
弟訪即遣子撫率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
散走灌之力也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
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
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
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
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
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

如夢至此
我輩所不
能道未可
歸罪

也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
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歆胡謂謝
朗羯謂謝玄末謂謝淵皆其小字也又嘗譏玄學植
不進曰為塵務經心為天分有限邪凝之弟獻之嘗
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
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及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既聞夫及諸子已為賊所
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
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
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毒虐為之

馮夢禎曰
修詞俊美

改容乃不害濤自爾發居會稽家中莫不嚴肅太守
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
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修整帶造于別榻道韞風
韻高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
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
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周亾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
開人胷府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玄每
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左者游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
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
映自是閨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

劉臻妻陳氏者亦聰辯能屬文嘗且獻椒花頌其

詞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標美
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又撰元日及冬
至進見之儀行於世

皮京妻龍氏字憐西道縣人也年十三適京未逾年
而京卒京二弟亦相次而隕既無胤嗣又無替功之
親憐貨其嫁時資裝躬自紡織數年間三喪俱舉葬
歛畢每時享祭無闕州里聞其賢屢有媿者憐誓不
改醮守節窮居五十餘載而卒

孟昶妻周氏昶弟顓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

初桓玄常推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况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顓妻云昨一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顓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歛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周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何無忌母劉氏征虜將軍建之女也少有志節弟牢之爲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梯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讐恥雪矣因問其同謀

知事在裕彌喜乃說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言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僞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晝營女工夜誦書籍傅母恒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歎伏性孝友善風儀進止聰既僭位召爲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爲后將起鸚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行之娥時在後堂私勅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鸚儀非急四海未一禍也

勸願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

臣之諫豈爲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忿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於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其羣下曰朕此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

此後朕無憂矣。及娥死，僞謚武宣皇后。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於娥，初與娥同名，拜左貴嬪，尋卒。僞追謚武德皇后。

王廣，女者不知何許人也。容質甚美，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為西揚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揚州，而廣被殺。王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閨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可謂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戚自吾，不待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達，以塞天恥。辭氣猛厲，言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

陝婦人不知姓氏，年十九，劉曜時發居陝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羣鳥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為虫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呼延謨為太守，既知其冤，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謚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靳康，女者不知何許人也。美姿容，有志操。劉曜之誅靳氏，將納靳女為妻。靳曰：「陛下既滅其父母兄弟，復

何用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汗宮代樹而况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於山東宋氏與夫在徒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

畫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

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符堅爲太常

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旣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竝不知何許人也咸有寵於天錫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吾死後豈

可爲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供灑掃地下
誓無他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天錫疾瘳追悼之
以夫人禮葬焉

苻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
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
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黃帝服牛乘馬
因其性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
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
以有因成無因敗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

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况于人
主乎妾聞人君有伐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

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諍
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嗥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
軍敗不歸秋冬已來每夜羣犬大嗥衆雞夜鳴伏聞
廐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理誠非微妾所論
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
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張氏乃自殺

竇滔妻蘓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
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蘓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
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

晉書列傳
卷六十六
十五
十字文多不錄

苻登妻毛氏不知何許人壯勇善騎射登爲姚萇所襲營壘旣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交戰殺傷甚衆衆寡不敵爲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天子后豈爲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寧不鑒照萇怒殺之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僞右光祿大夫儀之女也少而婉慧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爲庸夫婦鄰人間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妃爲繼室遂有殊寵僞范陽王德亦娉季妃焉姊妹俱爲垂德之妻卒如其志垂旣僭位拜爲皇后垂立其子寶爲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姿質雍容柔而不斷承平則爲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以大業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見之賢者互擇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之深以爲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所知而主上比吾爲

晉書列傳 卷六十一
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
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王乎垂死寶
嗣偽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
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
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
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
羣下咸以爲然偽中書令哇遽大言於朝曰子無廢
母之義漢之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配饗安皇先后
言虛實尙未可知宜依閻后故事實從之其後麟果
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
既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豐爲人所譖
被殺慕容氏寡孀將改適爲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
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旣
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
顧禮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剋日交
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再宿
慕容氏僞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
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
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歿及

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
熾宅前熾聞挽歌之聲慟絕良久

呂纂妻楊氏弘農人也美艷有義烈纂被呂超所殺
楊氏與侍婢十數人殯纂於城西將出宮超慮齋珍
物出外使人搜之楊氏厲聲責超曰爾兄弟不能和
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寶超慚而退又問

父桓曰后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
人本賣女與呂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乃自

殺是時呂紹妻張氏亦有操行年十四紹死便請為
尼呂隆見而悅之欲穢其行張氏曰欽樂至道誓不
受辱遂昇樓自投於地二脛俱折口誦佛經俄然而
歿

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天水翼人也幼好學清辯
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為玄盛繼室以再
譙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已生玄盛之創業
也謨謀經略多所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
玄盛薨子士業嗣位尊為太后士業將攻沮渠蒙遜
尹士謂士業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
懼其失云何輕舉闕冀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汝非

其敵吾觀其數年已來有并兼之志且天時人事似欲歸之今國雖小足以爲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誠也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戰俟時而動言猶在耳奈何忘之不如勉修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無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師敗國亦將亡士業不從果爲蒙遜所滅尹氏至始賊蒙遜引見勞之對曰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諫之曰母子命懸人手奈何倨傲且國敗子孫屠滅何獨無悲尹氏曰與滅死生理之大分何爲同凡人之事起見女之悲吾一婦人不能死亡豈憚斧鉞之禍求爲臣妾乎若殺我者吾之願矣蒙遜嘉之不誅爲子茂虔娉其女爲妻及魏氏以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遷居酒泉旣而女卒撫之不哭曰汝死晚矣沮渠無諱時鎮酒泉每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測其言答曰子孫流漂托身醜虜老年餘命當死於此不能作鹽裘鬼也俄而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沮渠酒泉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歸終不廻矣使者不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于伊吾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

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馬。自晉政陵夷。罕樹風。檢虧閑爽。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汨之以符姚。三月歌胡。唯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馳驚風埃。脫落名教。顏縱忘反。於茲為極。至若惠風之數。喬屬道韞之對孫思。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怨於強寇。借登之后。蹈死不迴。偽纂之妃。捐生匪吝。宗幸抗情而致天王。靳守節而就終。斯皆冥踐義途。匪因教至。聳清漢之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蕤。無慙雅引。比夫懸梁靡顧。齒劍如歸。異日齊風。可以激揚千載矣。

贊曰：從容陰禮，婉婉柔則。載循六行，爰昭四德。操繫風霜，譽流邦國。彤管貽訓，清芬靡忒。

音義

娥	息融反	嫫	所臻反	姪	如林反	鞞	韋鬼反	翅	施智反	郝	好各反	表	
莫候反	澆	胡管反	瘞	於例反	蚶	苦甘反	剉	龕臥反	晞	音希	藐	小妙	
反	歿	吐高反	覘	勅艷反	碌	音祿	崧	音嵩	葩	音巴	剔	他歷反	
等鄧反	鷓	音皇	壺	苦本反	鸞	烏關反	婉	晚免二音					

晉書列傳卷六十六終

四夷傳

夫恢恢乾德。萬類之所資始。蕩蕩坤儀。九區之所均載。考羲軒於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訊炎昊於前辟。爰制地而疏疆。襲冠帶以辨諸華。限要荒以殊遐裔。區分中外。其來尚矣。九夷八狄。被青野而亘玄方。七戎六蠻。繇西宇而橫南極。繁種落。異君長。遇有道則時。遵聲教。鍾無妄則爭肆虐。劉趨扇風塵。蓋其常性也。詳求遐議。歷選深謨。莫不待以羈縻。防其猾夏。武帝受終衰魏。廓境全吳。威略既申。招攜斯廣。迷亂華之

晉書列傳 卷六十七
議矜來遠之名。撫舊懷新。歲時無忘。凡四夷入貢者。有二十三國。既而惠皇失德。中宗遷播。凶徒分據。天邑傾淪。朝化所覃。江外而已。賧貢之禮。於茲殆絕。殊風異俗。所未能詳。故採其可知者。爲之傳云。北狄竊號中壤。備于載記。在其諸部種類。今略書之。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餘里。南接鮮卑。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戶八萬。有城邑宮室。地宜五穀。其人強勇。會同揖讓之儀。有似中國。其出使。所衣錦罽。以金銀飾。腰其法殺人者。死没入其家。盜者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妬皆殺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

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死者以生人殉葬。有樽無棺。其居喪。男女皆衣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玉珮。出善馬及貂。貂美珠。珠大如酸棗。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被破。其王印文稱穢王之印。國中有古穢城。本穢貊之城也。武帝時。頗來朝貢。至太康六年。爲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帝爲下詔曰。夫餘王世守忠孝。爲惡虜所滅。甚愍念之。若其遺類。足以復國者。當爲之方計。使得存立。有司奏護東夷校尉鮮于嬰。不救。夫餘失於機略。詔免嬰。以何龕代之。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詣龕。求率見人。還復舊

國仍請援龕上列遣督郵賈沉以兵送之。虜又要之於路，沉與戰大敗之。虜衆退，羅得復國耳。後每爲虜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愍之，又發詔以官物贖還。下司冀二州禁市夫餘之口。

韓種有三：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在帶方南，東西以海爲限。馬韓居山海之間，無城郭，凡有小國五十六所，大者萬戶，小者數千家，各有渠帥，俗少綱紀，無跪拜之禮，居處作土室，形如冢，其戶向上。舉家共在其中，無長幼男女之別，不知乘牛馬畜者。

但以送虜俗不重金銀錦罽而貴瓔珠用以綴衣或飾髮垂耳其男子科頭露紒衣布袍履草躡屣勇悍
國中有所謂役，及起築城隍，年少勇健者皆鑿其背皮，貫以大繩，以杖搖繩，終日灌呼力作，不以爲痛。善用弓楯矛櫓，雖有鬪爭攻戰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耕種畢，羣聚歌舞以祭神。至十月農事畢亦如之。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謂爲天君，又置別邑名曰蘓塗，立大木懸鈴鼓，其蘇塗之義有似西域浮屠也。而所行善惡有異。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主頻遣使入貢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頻至。太熙元年請東夷校尉何龕上獻咸寧三年復來，明年又請內

附

辰韓在馬韓之東自言秦之亡人避役入韓韓割東界以居之立城柵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爲秦韓初有六國後稍分爲十二又有弁辰亦十二國合四五萬戶各有渠帥皆屬於辰韓辰韓常用馬韓人作主雖世世相承而不得自立明其流移之人故爲馬韓所制也地宜五穀俗饒蠶桑善作縑布服牛乘馬其風俗可類馬韓兵器亦與之同初生子便以石押其頭使扁喜舞善彈瑟瑟形似筑武帝太康元年遣使獻方物二年復來朝貢七年又來

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窳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爲約有馬不乘但以爲財產而已無牛羊多畜猪食其肉衣其皮績毛以爲布有樹名維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水生皮可衣無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煖土無鹽鐵燒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俗皆編髮以布作襜徑尺餘以蔽前後將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持歸

然後致禮聘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
卽葬之於野。交木作小椁。殺豬積其上。以爲死者之
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尚。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
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
犯。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
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禱。周
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砮。逮於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
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
魏景元末。來貢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屬。魏帝詔歸
于相府。賜其王褥。鷄錦罽。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

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砮。至成帝時。通貢

於石季龍。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
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地多山林。無
良田。食海物。舊有百餘小國。相接至魏時。有三十國。
通好。戶有七萬。男子無大小。悉黥面文身。自謂太伯
之後。又言上古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昔夏少康之
子封于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人好沉
沒取魚。亦文身以獸水禽。計其道里。當會稽東冶之
東。其男子衣以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綴。婦人衣

如單被穿其中央以貫頭。而皆被髮徒跣其地溫暖。俗種禾稻紵麻而蠶桑織績土無牛馬有刀楯弓箭。以鐵爲鏃有屋宇父母兄弟臥息異處食飲用俎豆。嫁娶不持錢帛以衣迎之。死有棺無槨封土爲冢。初喪哭泣不食肉已葬舉家人水澡浴自絜以除不祥。其舉大事輒灼骨以占吉凶。不知正歲四節。但計秋收之時以爲年紀。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國多婦女不淫不妬無爭訟犯輕罪者沒其妻孥重者族滅其家。舊以男子爲主漢未倭人亂攻伐不定乃立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宣帝之平公孫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帶方朝見其後貢聘不絕及文帝作相又數至秦始初遣使重譯入貢。

裨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領戶二萬養雲國去裨離馬行又五十日領戶二萬寇莫汗國去養雲國又百日行領戶五萬餘一羣國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計去肅慎五萬餘里其風俗土壤竝未詳。泰始三年各遣小部獻其方物至太熙初復有牟奴國帥逸芝惟離模盧國帥沙支臣芝于離末利國帥加牟臣芝蒲都國帥因末繩余國帥馬路沙樓國帥鈔加各遣正副使請東夷校尉何龕歸化。

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鬪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鬪吐谷渾曰馬為畜耳鬪其常性何怒於人乖別甚異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長史史那樓焉及父時耆舊追還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矣樓焉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

風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樓焉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歲暮窳思常歌之吐谷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俱當享國廆及曾玄纔百餘年耳我玄孫已後庶其昌乎於是乃西附陰山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而西其後子孫據有西零巴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為屋以肉酪為糧其官置長史司馬將軍頗識文字其男子通服長裙帽或戴幕毼婦人以金花為首飾辮髮縈後綴以珠貝其婚姻富家厚出娉財竊女而去父卒妻其羣母兄亡妻其諸嫂喪服制墓訖而除國無常稅調用不給輒

歛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至死他犯則徵物以贖地宜大麥而多蔓菁頗有菽粟出蜀馬羴牛西北雜種謂之爲阿柴虜或號爲野虜馬吐谷渾年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長曰吐延嗣

吐延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羌虜憚之號曰項羽性倣儻不羣嘗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竝驅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窟窮山隔在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羣歿作壇表之鬼雖

喻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性帶恐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爲羌酋姜聰所刺劍猶在其身謂其將絕拔泥曰

豎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以吾故也吾歿之後善相葉延速保白蘭言終而卒在位十三年有子十二人長子葉延嗣

葉延年十歲其父爲羌酋姜聰所害每旦縛草爲姜聰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則號泣不中則瞋目大呼其母謂曰姜聰諸將已屠鱸之矣汝何爲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不益于先讐以申罔極之志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長而沉毅好問天地造化帝王年曆司馬薄洛鄰曰臣等不學實奉審三

皇何父之子五帝誰母所生延曰自羲皇以來符命
玄象昭言著見而卿等面牆何其鄙哉語曰夏蟲不
知冬冰良不虛也又曰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
爲氏吾始祖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爲氏尊
祖之義也在位二十三年卒年三十三有子四人長
子辟奚嗣

辟奚性仁厚慈惠初聞苻堅之盛遣使獻馬五十匹
金銀五百斤堅大悅拜爲安遠將軍時辟奚三弟皆
專恣長史鍾惡地恐爲國害謂司馬乞宿雲曰昔鄭
必爲社稷之患吾與公忝當元輔若保護首領以沒
于地先君有問其將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雲請白辟
奚惡地曰吾王無斷不可以告於是因羣下入覲遂
執三弟而誅之辟奚自投于牀惡地等奔而扶之曰
臣昨夢先王告臣云三弟將爲逆亂汝速除之臣謹
奉先王之命矣辟奚素友愛因恍惚成疾謂世子視
連曰吾禍滅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汝宜
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在位二十五
年時年四十二有子六人視連嗣
視連旣立通娉於乞伏乾歸拜爲白蘭王視連幼廉

慎有志性以父憂卒不知政事不飲酒遊田七年矣
鍾惡地進曰夫人君者以德御世以威齊衆養以五
味娛以聲色此四者聖帝明王之所先也而公皆略
之昔昭公儉嗇而喪偃王仁義而亡然則仁義所以
存身亦所以亡已經國者德禮也濟世者刑法也二
者或差則綱維失緒明公奕葉重光恩結西夏雖仁
孝發於天然猶宜憲章周孔不可獨追徐偃之仁使
刑德委而不建視連泣曰先王追友于之痛悲憤升
遐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綱維刑

禮制之將來臨終謂其子視羆曰我高祖吐谷渾公
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爲中國之西藩慶流百世吾
已不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孫輩耳在位十五年
而卒有二子長曰視羆少曰烏紇堤

視羆性英果有雄畧嘗從容謂博士金城騫苞曰易
云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
以剛柔靡斷取輕鄰敵當仁不讓豈互拱默者乎今
將秣馬厲兵爭衡中國先王以爲何如苞曰大王之
言高世之略秦隴英豪所願聞也於是虛襟撫納衆
赴如歸乞伏乾歸遣使拜爲使持節都督罷澗巴西
諸軍事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

不綱姦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懲不順。奈何私相假署。擬僭羣兇。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掃氛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馬涇渭。勦問鼎之豎。以一丸泥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子於西京。以盡遐藩之節。終不能如季孟子陽。妄自尊大。爲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勳帝室。策名王府。建當年之功。流芳來葉。邪乾歸大。怒然憚其疆。初猶結好。後竟遣衆擊之。視羆大敗。退保白蘭。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三。卒。子樹洛干。年少傳位於烏紇提烏紇提一名大孩性懦弱耽酒淫色不恤國事乞伏乾歸之入長安也烏紇提屢抄其境乾歸怒率騎討之烏紇提大敗亡失萬餘口保于南涼遂卒於胡國在位八年時年三十五視羆之子樹洛干立

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慧。有姿色。烏紇提妻之。有寵。遂專國事。洛干十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爲戊寅。可汗。沙澀。雜種。莫不歸附。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世。思與羣賢共康。休緒。今士馬桓桓。控

晉書列傳卷六十一
弦數萬。孤將振威梁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遠朝天
子。諸君以爲何如。衆咸曰。此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
勉。乞伏乾歸甚忌之。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
大敗。遂降乾歸。乾歸拜爲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又以
其弟吐護眞爲捕虜將軍。層城都尉。其後屢爲乞伏
熾盤所破。又保白蘭。慚憤發病而卒。在位九年。時年
二十四。熾盤聞其死。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蹄
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嗣。其後世嗣不絕。

馬耆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犁。北與
烏孫接。方四百里。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
人不過。其俗丈夫翦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
夏。好貨利。任姦詭。王有侍衛數十人。皆倨慢無尊卑
之禮。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儉胡
之女。姪身十二月。剖脇生子。曰會立之。爲世子。會少
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爲龜茲王。白山所辱。不
忘於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
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爲王。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胡。
葱嶺以東。莫不率服。然恃勇輕率。嘗出宿於外。爲龜
茲國人羅雲所殺。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衆
疆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爲前鋒。所向風靡。軍次其

國熙距戰於賁崙城爲植所敗植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于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于栢人岑彭歿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犁熙率其羣下四萬人肉袒降于宣呂光討西域復降于光及光僭位熙又遣子入侍

龜茲國西去洛陽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人以田種畜牧爲業男女皆翦髮垂項王宮壯麗煥若神居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人特惠懷未以中國亂遣使貢方物於張重華苻堅時堅遣其將呂光率衆七萬伐之其王白純距境不降光進軍討平之

大宛西去洛陽萬二千三百五十里南至大月氏北接康居大小七十餘城土宜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人皆深目多鬚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環爲娉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絕婚姦淫有子皆卑其母與人馬乘不調墜歿者馬主出斂具善市賈爭分銖之利得中國金銀輒爲器物不用爲幣也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楊顥拜其王藍廋爲大宛王藍廋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貢汗血馬

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其
王居蘓薤城風俗及人貌衣服略同大宛地和煖饒
桐柳蒲陶多牛羊出好馬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上
封事并獻善馬

大秦國一名犁鞞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
千里有城邑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爲椽
栴琉璃爲牆壁水精爲柱礎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
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輒
更立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領

而文字習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

一如中州其人長大貌類中國人而胡服其上多出
金玉寶物明珠大貝有夜光璧駭鷄犀及火浣布又
能刺金縷繡及織錦縷屬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
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于海中其利百倍鄰
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途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
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少漢時都護班
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_中有思慕之物
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
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去南海

三千里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爲
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歿子逸
立其俗皆開地戶以向日至於居止或東西無定人
性凶悍果於戰鬥便山習水不開平地四時喧暖無
霜無雪人皆裸露徒跣以黑色爲美貴女賤男同姓
爲婚婦先娉婿女嫁之時著迎盤衣橫幅合縫如升
欄首戴寶花居喪翦鬢謂之孝燔尸中野以爲葬其
王服天冠被纓絡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自
孫權以來不朝中國至武帝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
二年范逸歿收文墓位

文曰南西卷縣夷帥范樵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一鯉
魚化成鐵用以爲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說之曰鯉
魚變化治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卽
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隨商賈往來見上國制度至
林邑遂教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爲
將文乃諧逸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
爲王以逸妻妾悉置之高樓從已者納之不從者絕
其食於是乃攻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備都乾魯
扶單等諸國并之有衆四五萬人遣使通表入貢於
帝其書皆胡字至永和三年文率其衆攻暹日南害

太守夏侯覽殺五六千人餘奔九真以覽尸祭天鏹
平西卷縣城遂據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
北鄙橫山爲界初激外諸國嘗齎寶物自海路來買
貨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
至刺史姜壯時使韓戢領日南太守戡估較太半又
伐船調枹聲云征伐由是諸國悲憤且林邑少田貪
日南之地戢歿絕繼以謝擢侵刻如初及覽至郡又
耽荒于酒政教愈亂故被破滅旣而文還林邑是歲
朱蕃使督護劉雄戍于日南文復攻陷之四年文又
襲九真害士庶十八九年征西督護滕駿率交廣
之兵伐文於盧容爲文所敗退次九真其年文歿子
佛嗣升平末廣州刺史滕含率衆伐之佛懼請降含
與盟而還至孝武帝寧康中遣使貢獻至義熙中每
歲又來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諸郡殺傷甚衆交州遂
致虛弱而林邑亦用疲弊佛死子胡達立上疏貢金
盤椀及金鉦等物
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其境廣袤三
千里有城邑宮室人皆醜黑拳髮裸身跣行性質直
不爲寇盜以耕種爲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
鏤食器多以銀爲之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

晉書列傳 卷六十一
庫文字有類于胡喪葬婚姻略同林邑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載舶入海混潰且詣神祠得弓。遂隨賈人汎海至扶南外邑葉柳率衆禦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爲妻而據其國後胤衰微子孫不紹其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武帝泰始初遣使貢獻太康中又頻來穆帝升平初復有竺旃檀稱王遣使貢馴象帝以殊方異獸恐爲人患詔還之

匈奴之類總謂之非狄匈奴地南接燕趙北暨沙漠

東漢九夷西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稟中國正朔

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其強弱盛衰風俗好尚區域所在皆列於前史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因留之賜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給繅絹錢穀有如列侯子孫傳襲歷代不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後漢末天下騷動羣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爲寇宜先爲其防建安

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爲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于太原故兹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縣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

成武帝遣婁侯何慎持節討之慎素有志略以猛衆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

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爲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疆曠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克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

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至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菱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廬什物不可勝紀。來降并貢其方物。帝竝撫納之。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勤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菱莎種、禿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鍾歧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渴種。十九種皆自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于陸王、右于陸王、左漸尙王、右漸尙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為輔相。卜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左當戶、右當戶。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母氏。

添鑿曰其
槐氏名皆
可古疎觀

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母氏。

晉書列傳 卷六十一
勒氏皆勇健。好反叛。武帝時有騎督綦母倂。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史。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

史臣曰。夫肖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迺有羣分之異。蹈仁義者爲中寓。肆凶穢者爲外夷。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關邊候隙。自古爲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東戡。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嬴劉之際。匈奴最疆。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斯永。種類逾繁。舛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秦始。匪革前迷。廣闢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開育鞠之新降。接帳連鞮。克郊掩旬。旣而沸脣成俗。鳴鏑爲羣。振鴟響而挺災。恣狼心而逞暴。何楨縱策。弗沮于姦萌。郭欽馳疏。無救于妖漸。未環星紀。坐傾都邑。黎元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皇之失也。吐谷渾分緒。僞燕遠辭。正嫡率東胡之餘衆。掩西羌之舊宇。網疎政暇。地廣兵全。廓萬里之基。貽一匡之訓。弗忘忠義。良可嘉焉。吐延風標宏偉。見方于項藉。始遵朝化。遠天於姜聰。高節不羣。亦殊藩之秀也。葉延至孝。寄

新哀于射草。辟奚深友。邁古烈于分荆。視達蒸蒸光。奉先之義。視羆矯矯。蘊經時之略。洛干童幼。早擅英規。未騁雄心。先摧凶手。奉順者必敗。豈天亡晉乎。且渾廐連枝。生自邊極。各謀孫而翼子。咸革喬而希華。廐胤姦凶。假鳳圖而竊號。渾嗣忠謹。距龍涸而歸誠。懷姦者數世。而亡資忠者累葉。彌劭積善餘慶。斯言信矣。

贊曰：逃矣前王。區別羣方。叛由德弛。朝因化昌。武后升圖。智昧遷胡。遠淪家國。多謝明謨。谷渾英奮。思矯頽運。克昌其緒。寔資忠訓。

音義

夫餘扶音 屬居屬 貂貂 狍狍 穢於肺乙 沃沮于余
紒亦音 躄其音 謹音 楯音 檐音 斲音
楷音 偃內音 沃沃 鈇所音 羃音 離音 髦理音 拔蒲音
葉攝音 愞乃音 汗寒音 濕強音 襦日音 儉古音 賁音 嶮音
氏支音 顛吳音 犁上音 鞮下音 稅音 櫛音 合下音 縫音 西音
卷漢音 估音 較音 鈺音 鉅音 犢音 獷音 蒺音 蒺音
蕪和音 蛭之音 蠡音 綦音 母音 倪音 覲音 鞮音 蒺音 蒺音

晉書列傳卷六十七 終

晉書列傳卷六十七

二十一

王敦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歐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

錄人傑曰
蜂目豺聲
實狀德然

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魯瑤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遷給事黃門侍郎趙王倫篡位，敦叔父彥爲兗州刺史，倫遣敦慰勞之。會諸王起義，兵彥被齊王冏檄懼，倫兵強不敢應。命敦勸彥起兵，應諸王。故彥遂立勲績。惠帝反正，敦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爲中書監。于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救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爲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疆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召爲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以敦爲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與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

蜀賊杜弼作亂荊州刺史周顛退走敦遣武昌太守
陶侃豫章太守周訪等討弼而敦進在豫章爲諸軍
繼援及侃破弼敦上侃爲荊州刺史旣而侃爲弼將
杜曾所敗敦以處分失所自貶爲廣武將軍帝不許
侃之減殺也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加都督江楊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
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頃之杜弼將杜弘
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陶侃距弘不得
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敦以爲將遂
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險固聚黨數千人敦就加
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建武初又遷征南
大將軍開府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遣
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爲曾所殺敦自貶免侍中弁
辭牧不拜尋加荊州牧敦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
命開建正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虛玄默擬
跡成康賈誼歎息以爲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
事體今聖朝肇建漸振宏綱往段匹磾遣使求效忠
節尚未有勞便以方州與之今靳明等爲國雪恥欲
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大宐報亦宐
有以裁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互生事

變皆非忠義率以一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由于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侈晉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讓之以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羣小矜功之望夷狄無厭之求若復遷延顧望流俗使姦狡生心遂相怨誦指撻朝廷讒毀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斲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覆亦將尋至雖復从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諸臣至誠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雋少慰有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所假侍中貂蟬又互并官省職以塞羣小覬覦之望帝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聽爲刺史時劉隗用事頗疎間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虛已求賢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事義不同雖皇極初建道教方闡惟新之美猶有所闕臣每慷慨於遐遠愧憤於門宗是以前後表疏何嘗不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盼暢臣微懷

晉書列傳 卷六十八
云導頃見疎外所陳如昨而其萌已著其爲咎責豈
惟導身而已羣從所蒙竝過才分導誠不能自量陛
下亦愛忘其短常人近情恃恩昧進獨犯龍鱗迷不
自了臣竊所自憂慮未詳所由惶愧踈蹠情如灰土
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往
之勲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
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
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於
斯命銘之於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伏
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政齊之以禮願
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都并統六軍既
爲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譏
謗宐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
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才然
於見人未踰于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
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玷之譏
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爲
良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
以功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
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

劉辰翁曰
老賦故自
豪此意尤
力辭

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社稷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于江左專任閩外手控疆兵羣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膂敦益不能平于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誅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邊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頌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戴若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為兵外以討胡實禦敵也永昌元年敦率眾內向以誅隗為名上疏曰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為參軍晉魏已來未有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

免良人奴自爲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克倉廩今便
割配皆克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
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
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已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殺
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克征役復
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
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
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身欲北渡以遠
朝廷爲名而密知機要潛行險慝進人退士高下在
心姦狡饕餮未有隗比雖無忌宰詔弘恭石顯未足
爲踰是以遐邇憤慨羣后失望臣備位宰輔與國存
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略然自忘駑駘志存社稷豈忍
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輒進軍同討姦孽
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則衆望厭服皇祚復隆
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與顛覆厥
度幸納伊尹之勲殷道復昌漢武雄略亦惑江充讒
佞邪說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尅悟不失大
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
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又曰陛下昔鎮揚州虛心
下士優賢任能寬以得衆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

以闇蔽豫奉徽猷是以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
 隆惟新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已來刑
 罰不申街談巷議皆云如吳之將亾聞之惶惑精魂
 飛散不覺胃臆摧破泣血橫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
 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所啓柰何棄忽忠言遂信姦
 佞誰不痛心願出臣表證朝臣介石之幾不俟終
 日今諸軍早還不至虛擾兵興人沈克起兵應
 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帝大怒下詔曰王敦
 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欲見幽囚是可忍也

此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若思劉隗並會京師敦見會時為光祿

勳叛奔於敦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
 死士衆多未易可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為
 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
 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既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
 兵士劫掠內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
 戎衣着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
 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顛戴若思害之以敦
 為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戶使太常荀崧
 就拜又加羽葆鼓吹竝僞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

良寵樹親戚以兄含爲衛將軍都督河南軍事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南中郎將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及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已明帝乃手詔徵之語在明帝紀又使兼太常應詹拜授加黃鉞班劔武貴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敦自爲楊州牧敦旣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已府將相嶽牧悉出其門徙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荊州彬爲江州遂爲徐州含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立顯位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諸葛瑤鄧嶽周撫李恒謝雍爲爪牙克等竝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從弟豫章太守稜日夜切諫敦怒陰殺之敦無子養含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

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克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又忌周札。殺之。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爲元帝腹心。敦又害之。以宿衛尙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篤。詔遣侍中陳晷散騎常侍虞駿問疾。時帝將討敦。徵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含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溫嶠爲丹楊尹。欲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帝欲討之。知其爲物情所畏。服乃僞言敦死。於是下詔曰。先帝以聖德應運。創業江東。司徒導首居心。脅以道翼。讚故大將軍敦。參處股肱。或內或外。來輔之勲。與有力焉。階緣際會。遂據上宰。杖節專征。委以五州。乃協劉隗。立朝不允。敦抗義致討。情希鬻拳。兵雖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人臣無貳。事解之後。劫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宮省。背違赦信。誅戮大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同憤。先帝含垢忍恥。容而不責。委任如舊。禮秩有加。朕以不天。尋丁酷罰。煢煢在疚。哀悼靡寄。而敦會無臣子。追遠之誠。又無輔孤。同獎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以天官假授。私屬將以威脅。朝廷傾危。宗社朕愍其狂戾。

晉書列傳 卷六十八
十一
冀其覺悟故且含隱以觀其終而敦矜其不義之強
有侮弱朝廷之志棄親用羈背賢任惡錢鳳豎子專
爲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
札周筵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秦人之酷刑
不過王敦之誅戮傷濫無辜滅人之族莫知其罪天
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怒人怨篤疾所嬰昏荒悖逆日
以滋甚輒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莫能同惡未
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
擅錄冶工輒割運漕志騁凶醜以闕神器社稷之危

匪夕則旦天不長奸教以隕斃鳳承凶亢爾復煽逆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陽

尹嶠建威將軍趙胤武旅三萬十道竝進平西將軍
遠率兖州刺史遐奮武將軍峻奮威將軍瞻精銳三
萬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右衛將軍胤
護軍將軍詹領軍將軍瞻中軍將軍壺驍騎將軍艾
驃騎將軍南頓王宗鎮軍將軍汝南王祐太宰西陽
王羨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罪止
一人朕不濫刑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賞布五
千匹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前將軍周
撫質性詳簡義誠素著功臣之胄情義兼常往年從

敦情節不展畏逼首領不得相違論其乃心無貳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為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離所職書到奉承自求多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怨曠日久或父母隕沒或妻子喪亾不得奔赴銜哀從役朕甚愍之希不悽愴其單丁在軍無有兼重者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列三番明承詔書朕不負信又詔曰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病轉篤不

能無使錢鳳鄧徽周撫等率眾三萬向京師合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於是

以含為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尅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尙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溫嶠以誅奸臣為名含至江寧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縣縣或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奸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蘓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二宮宿衛咸懼有往年之掠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凡八命望凡獎羣賢忠義之心抑奸細

不逞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
羊俱下雖當逼迫猶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下
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王安期亦不足作佳少
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
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
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
危惟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來幾
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
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是將禪代意非人臣之

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
賢哲弘濟艱難不非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與行

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
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桓有
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戮力非徒
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
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
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
文之勲不遂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
志旣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邪
執省來告爲兄羞之且悲且慚願速建大計惟取錢

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夫福如反手用之卽是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乎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爲灼爛也含不荅帝遣中軍司馬曹暉等擊含于越城含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哀矣兄弟才兼此者世將處季皆早死今世事去矣詔參軍呂

及子應曰我凶後應便卽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

營塋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刀傷乘輅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于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恒縱酒淫樂沈克自吳率衆萬餘人至與含等合克司馬顧颺說克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摧勢挫持疑猶豫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鑑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

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克不能用。颺逃歸于吳。含復率眾渡淮。燕峻等逆擊大敗之。克亦燒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克。竝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宐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克首同日懸于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既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鄒鑒言於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輓車。董卓然腹以照市。王凌餽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揚。駿等皆先極官刑。後

聽私葬於義為弘。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沉之于江。餘黨悉平。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優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

王軌開曰
王大將軍
自請鼓吹
桓宣武上
馬辨稍各
以技藝配
不讓入

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彷彿無人。舉坐歎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厠者。

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
作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為
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
數十人。竝放之。時人歎異焉。

沈克

沈克字士居。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於鄉里。敦引為
參軍。克因薦同郡錢鳳。鳳字世儀。敦以為鑑。曹參軍
數得進見。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構。專
弄威權。言成禍福。遭父喪。外託還葬。而密為敦使。阻

克交構。初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鳳將有異圖因

翻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佞倖在位鮮不敗業

敦作色曰。小人何誰。甫無懼容。因此告歸。臨與敦別。
因歌曰。徂風颺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
去。可長歎。念別惆悵。復會難。敦知其諷。而不納。明
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禎諭克。許以為司空。克謂禎
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
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禎曰。
不然。舍忠與順。未有不亡者也。大將軍阻兵不朝。爵
賞自己。五尺之童。知其異志。今此之舉。將行篡弑耳。
豈同於往年乎。是以疆場諸將。莫不歸赴。本朝內外

劉辰翁曰
自是可使
傳此者少
王思任曰
英雄事再
數一人來

之士咸願致死正以移國易主義不北面以事之也
奈何協同逆圖當不義之責乎朝廷坦誠頑所知也
賊之黨類猶宥其罪與之更始况見機而作邪克不
納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終不還也
及敗歸吳興亡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克內
重壁中因笑謂克曰三千戶侯也克曰封侯不足貪
也爾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我汝族
滅矣儒遂殺之克子勁竟滅吳氏勁見忠義傳

史臣曰琅邪之初鎮建鄴龍德猶潛雖營壁膺圖預
定於冥兆豐功厚利未被於黎氓王敦歷官中朝威

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實逾隆遂能託魚水之深其
金蘭之密契彌成王度光佐中興卜世延百二之期
論都創三分之業此功固不細也既而負勲高而圖
非望恃勢逼而肆驕陵巖隙起自刀劉禍難成於錢
沈興晉陽之甲纏象魏之兵蜂目既露豺聲又發擅
竊國命殺害忠良遂欲篡盜乘輿逼遷龜鼎賴嗣君
英略晉祚靈長諸侯釋位股肱戮力用能運茲廟筭
殄彼凶徒克固鴻圖載清天步者矣

桓溫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太原溫

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
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
易吾姓也彝爲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馬溫時年十
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讐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
弟三人居喪置乃杖中以爲溫備溫詭稱弔賓得進
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馬溫豪爽有風
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琰善琰嘗稱之
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襟孫仲謀晉宣王之流
亞也選尙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除
琅琊太守累遷徐州刺史溫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
寧濟之事翼嘗薦溫於明帝曰和溫少有雄略願陛
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
弘濟艱難之勳翼卒以溫爲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
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時李勢微
弱溫志在立勳于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時康獻太
后臨朝溫將發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險遠而溫兵寡
少深入敵場甚以爲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
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
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乃命參軍
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使其叔父

晉書列傳 卷六十八
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禦之福退走温又擊權
等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間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
温戰于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
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温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
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其將鄧嵩督堅勸勢
降乃面縛輿襯請命温解縛焚櫬送於京師温停蜀
三旬舉賢旌善僞尙書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鎮東
將軍鄧定散騎常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竝以爲參
軍百姓咸悅軍未旋而王誓鄧定隗文等反温復討
平之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
公及石季龍死温欲率衆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
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已温甚忿
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
雖有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
爲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
衆四五萬殷浩慮爲温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
幡任温軍內外噂喑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爲撫軍與
温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温卽廻軍還鎮上疏曰
臣近親率所統欲北埽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
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

及社稷省之恹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寇讐不滅國恥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陳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忌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昔樂毅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言告變讒說殄行姦邪亂德乃歷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至上帝於陽秋陛下以聖淑臨朝恭已委任責成羣下方寄會通於羣才布德信於遐荒况臣世蒙殊恩

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跡無韓彭之釁而反問起於宵心交亂過於四國此古賢所以歎息於既往而臣亦大懼於當年也今寇賊冰消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鷓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卽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國然外難未弭而內弊交興則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洛陽脩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溫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溫矣溫遂統步騎四萬

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浙川以征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勲出子午道別軍攻上洛獲符健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衆數萬屯嶢柳愁思槌以距溫遂大戰生親自陷陣殺溫將應誕劉泓死傷千數溫軍力戰生衆乃散雄又與將軍桓冲戰白鹿原又爲冲所破雄遂馳襲司馬勲勲退次女媧堡溫進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人皆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溫恃麥熟取以爲軍資而健芟苗清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還帝使侍中黃門勞溫于襄陽初溫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便潸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簿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母孔氏卒上疏解職欲送葬宛陵詔不許贈臨賀太夫人印綬謚曰敬遣侍中弔祭謁者監護喪事旬月之中使者八至輅軒相望於道溫葬畢視事欲脩復園陵移都洛陽

劉琨翁曰
語致峭而
拔

劉辰翁曰
寫得沉至
正在後八
字耳若止
于桓大口
語安得如
此波婉
王世懋曰
大都定王
致擊兩處

表疏十餘上不許進温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
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温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
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
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温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
少為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
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
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
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哀宏曰邈有
典廢豈必諸人之過温作色謂四座曰願聞劉景升
一羸特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况宏坐中皆失色
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戰温結陣而前親
被甲督弟冲及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
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奔平陽温屯故太極
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
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周成以歸遷降人三千
餘家於江漢之間遣西陽太守滕峻出黃城討蠻賊
文盧等又遣江夏相劉岵義陽太守胡驥討妖賊李
弘皆破之傳首京都温還軍之後司豫青兗復陷于
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為縣公以封其次子

晉書列傳卷六十八
濟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
告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都
洛陽上疏曰巴蜀旣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旣至休
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略復使二賊雙起
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
於旣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玄
朗之德鳳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
之情僞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備雲
羅混網四裔誠宐遠圖廟筭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
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陵振無外
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濶風馬殊邈故
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
極旣迴衆星斯仰本源旣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
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逆知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
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故員通
貴於無滯明哲尚於應機矚如石馬所以成務若乃
海運旣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於南垂廢神州於龍
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經始玄聖宅心
畫爲九州制爲九服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自
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疆胡陵暴

中華蕩覆狼狽夫據權幸楊越蠖屈以待龍甲之會
潛蟠以俟風雲之期盍屯圯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
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來童幼班荆輟音
積習成俗遂望絕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
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
願竭筋骨宣力先鋒剪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
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
其土宇勸農桑之務盡二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
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旣脩綱維粗舉然後
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鑿朝服濟江
則宇宙之內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
之事衆人所疑伏願陛下決玄照之明斷常均之外
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旣就此功
旣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誅復興當年如
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鑊其甘如薺詔曰在昔喪
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
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
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處分委之高筭但
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於是改授
并司冀三州以交廣遼遠罷都督温表辭不受又加

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溫以旣總督
內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一朋黨雷同
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莫使能植其二戶口凋寡不
當漢之一郡宜并官省職令久于其事其三機務不
可停廢常行文按宐爲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獎
忠公之吏其五褒貶賞罰宐允其實其六宐述遵前
典敦明學業其七宐選建史官以成晉書有司皆奏
行之尋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
人受鼓吹餘皆辭復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錄尚
書事使侍中顏旋宣旨召溫入參朝政溫上疏曰方
撥除羣凶掃平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衆共濟之而
朝議咸疑聖詔彌固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參
朝政非所敢聞臣違離宮省二十餘載鄙韓戎務役
勤思苦若得解帶逍遙鳴玉闕廷參贊無爲之契豫
聞曲成之化雖實不敏豈不是願但顧以江漢艱難
不同曩日而益梁新平寧州始服懸兵漢川戍禦彌
廣加疆蠻盤牙勢處上流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
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遐外臣知捨此之艱危敢背
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實恥帝道皇居
仄陋於東南痛神華桑梓遂埋於戎狄若憑宗廟之

溫謨曰
直道胸懷
語與笑罵
從他笑罵
好官還我
為之同快
王世懋曰
曲盡奸雄
語態然自
非常人語
又曰英雄
謂識故不
以成敗論

靈則雲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游魂則臣據河
洛親臨二寇廣宣皇靈襟帶秦趙遠不五載大事必
定今臣是以親賢贊國光輔二世即無煩以臣疎鈍
竝閒機務且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表裏相濟實深實
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內外乞時還屯無寧方
隅詔不許復徵溫溫至赭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
溫遂城赭圻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屬鮮卑攻洛陽
陳祐出奔簡文帝時輔政會溫於洲洲議征討事溫
移鎮姑孰會哀帝崩事遂寢溫性儉每譙惟下七奠
餅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覷非望或臥對親察
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
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常行經王
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比丘
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溫竊窺之尼裸身先以刀自
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
亦當如是太和四年又上疏悉衆北伐平北將軍鄒
愔以疾解職又以溫領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率
弟南中郎沖西中郎袁真步騎五萬北伐百官皆於
南州祖道都邑盡傾軍次胡陸攻慕容暉將慕容忠
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

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曄將慕容垂傅末波等率衆八萬距溫戰于林渚溫擊破之遂至枋頭先使袁真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真討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溫焚舟步退自東燕山倉垣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襄邑溫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溫甚恥之歸罪於真表廢爲庶人真怨溫誣已據壽陽以自固潛通苻堅慕容曄帝遣侍中羅含以牛酒犒溫於山陽使會稽王昱會溫于徐中詔以溫世子給事熙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假節及南康公主薨詔賜布千匹錢百萬溫辭不受又陳息熙三年之孤且年少未宜使居備任不許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時溫行役既久又兼疾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袁真病死其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事慕容曄苻堅竝遣軍援瑾溫使督護竺瑶矯陽之等與水軍擊之時曄軍已至瑤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溫率一萬人自廣陵又至瑾嬰城固守溫築長圍守之苻堅乃使其將王鑿張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於肥水北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瑾衆遂潰生擒之并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於京都而斬之瑾所侍養乞

活數百人悉坑之以妻子爲賞溫以功詔加班劔十人犒軍于路次文武論功賞賜各有差溫旣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旣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叅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千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溫多所廢徙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溫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溫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旣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下數行溫雖懼不得一言而出初元明世郭璞

爲識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又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爲巨合成恒字也又曰爾來爾來河內大縣爾來謂自爾巴來爲元始溫字元子也故河內大縣溫也成康旣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隕皇運其暮二子者元子道子也溫志在篡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晉國而其死亦晉衰之由也故云痛也溫復還白石上疏求歸姑孰詔曰夫乾坤體合而化成萬物二人同心則不言所利古之哲

晉書列傳卷六十八
王咸賴元輔姬旦光于四夷而周道以隆伊尹格于
皇天而殷化以洽太司馬明德惡期光大深遠上合
天心含章時發用集大命在于一人功美博陸道固
萬世今進公丞相其大司馬本官皆如故留公京都
以鎮社稷溫固辭仍請還鎮遣侍中王坦之徵溫入
相增邑爲萬戶又辭詔以西府經袁真事故軍用不
足給世子熙布三萬匹米六萬斛又以熙弟濟爲給
事中及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
見便來便來於是二日一夜頻有四詔溫上疏曰聖
體不和以經積日愚心惶恐無所寄情夫盛衰常理
過備無害故漢高枕疾呂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啓
嗣嗚噎以問身後蓋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
賢時譽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內輔
幼君外禦疆寇實羣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下便
宜崇授使羣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陳力公私爲宐
至如臣溫位兼將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顧但朽邁疾
病懼不支久無所復堪託以後事疏未及奏而帝崩
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
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爲周公居攝事
既不副所望故甚憤然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

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
武卽位詔曰先帝遺勅云事大司馬如事吾令答表
便可盡敬又詔大司馬社稷所寄先帝託以家國內
外衆事便就關公施行復遣謝安徵溫入輔加前部
羽葆鼓吹武賁六十人溫讓不受及溫入朝赴山陵
詔曰公勲德尊重師保朕躬兼有風患其無敬又勅
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側當時豫有
位望者咸戰懼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內外懷懼溫
既至以盧悚入宮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責替慢罪

也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
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迷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

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答者言
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爲溫所廢死涓
頗有氣尚遂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溫疑而害
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爲祟因而遇疾凡停京師
十有四日歸於姑孰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卹九錫
累相摧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錫文未
及成而薨時年六十二皇太后與帝臨於朝堂三日
詔賜九命衮冕之服及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祕器
錢二百萬布二千匹臘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

晉書列傳 卷六十八
太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賜九旒鸞輅黃
屋左纛輜輶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
優冊卽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戶進地方三百里賜
錢五十萬絹二萬匹布十萬匹追贈丞相初沖問溫
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伊等不爲汝所處分溫知
已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望所以息謀
溫六子熙濟韻禕偉玄熙字伯道初爲世子後以才
弱使沖領其衆及溫病熙與叔祕謀殺沖沖知之徙
于長沙濟字仲道與熙同謀俱徙長沙韻字叔道賜
爵臨賀公禕最惡不辨菽麥偉字幼道平厚篤實居
藩爲士庶所懷歷使持節督荆益寧秦梁五州

事安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荆州刺史西昌侯贈驃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玄嗣爵別有傳

孟嘉

孟嘉字萬年江夏鄢人吳司空宗曾孫也嘉少知名
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
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
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褚裒時爲豫章
太守正旦朝亮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嘉坐次
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

哀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
欣然而笑喜哀得嘉奇嘉爲哀所得乃益器焉後爲
征西桓溫叅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燕龍山寮佐
畢集時佐吏竝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
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
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卽答之其
文甚美四坐嗟嘆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有
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
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答曰漸近使之然一坐

差轉從事中郎遷長史

五十三卒于家

史臣曰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韜文武之奇才見
人夙標令譽時旣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于城用
恢威略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獨尅之功有可稱矣
及觀兵洛澗脩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
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揚王靈旣而總戎馬之權居形
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勲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
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
覬周鼎後欲立竒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
驟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對謀略
之乖違恥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

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永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贊曰。播越江濱。政弱權分。王子恃力。處仲矜勲。迹既陵上。志亦無君。罪浮泥禮。心窺舜禹。樹威外略。稱兵內侮。其身與洞。竟罹齊斧。

音義

磳 音低 桁 胡則反 輓車 輓礙車也 枹 音俘 磔 陟格反 魚復 應劭

度都 於詩反 蚝 七吏反 惛 之涉反 鄙人 蕪林音育字 泥 士擬反 橙

於詩反

列傳卷六十八終

晉書列傳卷六十九

桓玄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罔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姊媪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爲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沖沖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淚覆面衆竝異之及長形貌瓌奇風神

晉書列傳

卷六十九

一

疎朗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咸憚之朝廷亦疑而未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時議謂溫有不臣之跡故折玄兄弟而爲素官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棄官歸國自以元勳之門而負謗於世乃上疏曰臣聞周公大聖而四國流言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巷伯有豺獸之慨蘓公興飄風之刺惡直醜正何代無之先臣蒙國殊遇姻婭皇極常欲以身報德投袂乘機西平巴蜀北清伊洛使偏虎之寇繫頸北關園陵脩復大恥載雪飲馬廟庭懸旌趙魏勤王之師功非一捷太和之末皇基不移之懼遂乃奉順天人翼登聖朝明離旣朗四凶兼澄向使此功不建此事不成宗廟之事豈可孰念昔太甲雖迷商祚無憂昌邑雖昏弊無三孽因茲而言晉室之機危於殷漢先臣之功高於伊霍矣而負重旣往蒙謗清時聖世明王黜陟之道不聞廢忽顯明之功探射冥冥之心啓嫌謗之塗開邪枉之路明也先臣勤王艱難之勞匡復尅平之勳朝廷若其遺之臣亦不復計也至於先帝龍飛九五陛下之所以繼明南面請問談者誰之由邪誰之德邪豈惟晉室永

安、祖宗血食於陛下一門，實竒功也。自頃權門日盛，醜政實繁，咸稱述時旨，互相扇附，以臣之兄弟皆晉之罪人，臣等復何理可以苟存聖世？何顏可以尸饗封祿？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貝錦萋菲之說，臣等自當奉還三封，受戮市朝。然後下從先臣歸先帝於玄宮耳。若陛下述遵先旨，追錄舊勲，竊望少垂愷悌，覆蓋之恩，疏寢不報。玄在荆楚積年，優游無事，荆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外騷動。知王恭有愛國之言，玄潛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論人素已為對，唯患相獎之不速耳。今既執權，要與王緒相為表裏，其所迴易，罔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正情為朝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為事首，君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為允。咸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人，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殷覲為荊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君謂計將安出？玄曰：「國寶姦克天下所知，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當過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說王恭，宜與晉陽之師，以內匡朝廷，已當悉荆楚之衆，順流而下，推王為盟主，僕等亦皆投袂當此，無不響應。此事既行，桓文之

舉也。仲堪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既死，於是兵罷。玄乃求爲廣州，會稽王道子亦憚之，不欲使在荆楚，故順其意。隆安初，詔以玄督交廣二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玄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玄、仲堪謂恭事必剋捷，一時響應。仲堪給玄五千人，與楊佺期俱爲前鋒。軍至湓口，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將軍追獲之。玄、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恭將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既死，庾楷戰敗，奔于玄軍。既而詔以玄爲江州，仲堪等皆被換易，乃各廻舟西還。屯于尋陽，共相結約，推玄爲盟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乃免。桓脩復仲堪以相和解。初，玄在荊州，豪縱士庶憚之，甚於州牧。仲堪親黨勸殺之，仲堪不聽。及還尋陽，資其聲地，故推爲盟主。玄逾自矜重，佺期爲人驕悍，嘗自謂承藉華胃，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卽欲於壇所襲玄，仲堪惡佺期兄弟虓勇，恐剋玄之後，復爲己害，苦禁之。於是各奉詔還鎮。玄亦知佺期有異謀，潛有吞并之計。於是屯于夏口。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兄偉

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仲堪慮玄跋扈遂與佺期結
婚爲援初玄旣與仲堪佺期有隙恒慮掩襲求廣其
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
佺期甚忿懼會姚興侵洛陽佺期乃建牙聲云援洛
密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
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從弟適屯于北境以遏佺
期佺期旣不能獨舉且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
校尉楊廣佺期之兄也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出廣
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加征虜將軍佺期弟攷敬先
於是興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說佺期受國
恩而棄山陵宐共罪之今親率戎旅逕造金墉使仲
堪收楊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計欲兩全之
旣得玄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汚而行不得一人入
江也玄乃止後荊州大水仲堪振恤饑者倉廩空竭
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
之所填路經夏口玄聲云朝廷遣佺期爲已前鋒乃
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竝進密報兄偉令爲內應
偉遑遽不知所爲乃自齋䟽示仲堪仲堪執偉爲質
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爲人不能專決常懷

成敗之計爲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旣至巴陵仲堪遣衆距之爲玄所敗玄進至楊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佺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共擊玄玄懼其銳乃退軍馬頭佺期等方復追玄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鄧城玄遣將軍馮該躡佺期獲之廣爲人所縛送玄並殺之仲堪聞佺期歿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爲該所得玄令害之於是遂平荆雍乃表求領江荆二州詔以玄都督荆襄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荆州刺史假節以桓脩爲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輒以偉爲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詔輒不許其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衆外託勤王實欲觀釁而進復上疏請討之會恩已走玄又奉詔解嚴以偉爲江州鎮夏口司馬刁暢爲輔國將軍督八郡鎮襄陽遣桓振皇甫敷馮該等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人立綏安郡又置諸郡丞詔徵廣州刺史刁達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自謂三分有二知勢運

所歸屢上禎祥以爲已瑞初庾楷既奔于玄玄之求討孫恩也以爲右將軍玄旣解嚴楷亦去職楷以玄方與朝廷構怨恐事不克禍及於已乃密結於後將軍元顯許爲內應元興初元顯稱詔伐玄玄從兄石生時爲太傅長史密書報玄玄本謂揚土饑饉孫恩未滅必未遑討已可得蓄力養衆觀釁而動旣聞元顯將伐之甚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曰公英略威名振於天下元顯口尙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虜弱者乎玄大悅乃備其兄律江陵抗表率衆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克發玄旣失人情而與師犯順慮衆不爲用恒有廻旆之計旣過尋陽不見王師意甚悅其將吏亦振庾楷謀泄收繫之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符宏皇甫敷索元等先攻譙王尙之尙之敗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降玄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矯詔曰義旗雲集罪在元顯太傅已別有敎其解嚴息甲以副義心上矯詔加已總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尙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劔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司馬從

晉書列傳卷六十九
事 中 郎 四 人 甲 仗 二 百 人 上 殿 玄 表 列 太 傅 道 子 及
元 顯 之 惡 徙 道 子 于 安 成 郡 害 元 顯 於 市 於 是 玄 入
居 太 傅 府 害 太 傅 中 郎 毛 泰 泰 弟 游 擊 將 軍 邃 太 傅
叅 軍 荀 遜 前 豫 州 刺 史 庾 楷 父 子 吏 部 郎 袁 遵 譙 王
尚 之 等 流 尚 之 弟 丹 楊 尹 恢 之 廣 晉 伯 允 之 驃 騎 長
史 王 誕 太 傅 主 簿 毛 遊 等 於 交 廣 諸 郡 尋 追 害 恢 之
允 之 于 道 以 兄 偉 爲 安 西 將 軍 荆 州 刺 史 領 南 蠻 校
尉 從 兄 謙 爲 左 僕 射 加 中 軍 將 軍 領 選 脩 爲 右 將 軍
徐 允 二 州 刺 史 石 生 爲 前 將 軍 江 州 刺 史 長 史 卞 範
之 爲 建 武 將 軍 丹 楊 尹 王 謐 爲 中 書 令 領 軍 將 軍 大
尉 以 元 爲 大 亨 玄 讓 丞 相 自 署 大 尉 領 平 西 將 軍 領
州 刺 史 又 加 衮 冕 之 服 綠 綬 綬 增 班 劔 爲 六 十 八 劔
履 上 殿 入 朝 不 趨 讚 奏 不 名 玄 將 出 居 姑 孰 訪 之 於
衆 王 謐 對 曰 公 羊 有 言 周 公 何 以 不 之 魯 欲 天 下 一
乎 周 也 願 靜 根 本 周 公 旦 爲 心 玄 善 其 對 而 不 能 從
遂 大 築 城 府 臺 館 山 池 莫 不 壯 麗 乃 出 鎮 馬 旣 至 姑
孰 固 辭 錄 尚 書 事 詔 許 之 而 大 政 皆 諮 焉 小 事 則 決
于 桓 謙 卞 範 之 自 禍 難 屢 構 干 戈 不 戢 百 姓 厭 之 思
歸 一 統 及 玄 初 至 也 黜 凡 佞 擢 雋 賢 君 子 之 道 粗 備
京 師 欣 然 後 乃 陵 侮 朝 廷 幽 擯 宰 輔 豪 奢 縱 欲 衆 務

繁興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時會稽饑荒，玄令賑貸之。百姓散在江湖採梠，內史王愉悉召之還，請米。米既不多，吏不時給，傾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玄又害吳興太守高素、輔國將軍竺謙之，謙之從兄高平、相朗之輔國將軍劉襲、襲弟彭城內史季武、冠軍將軍孫無終等皆劉牢之之黨，北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及寧朔將軍高雅之，牢之子敬宣，竝奔慕容德。玄諷朝廷以已平元顯功，封豫章公，食安成郡地方二百二十五里，邑七千五百戶。平仲堪，佗期，功封桂陽郡公，地方七十五里，邑二千五百戶。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改封息昇，桂陽郡公賜兄子俊，降爲西道縣公。又發詔爲桓溫諱，有姓名同者，一皆改之。贈其母馬氏豫章公太夫人。元興二年，玄詐表請平姚典，又諷朝廷作詔不許。玄本無資力，而好爲大言，既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曰：「書畫服玩，既宐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衆咸笑之。是歲，玄兄偉卒，贈開府驃騎將軍。以桓脩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玄以桓脩兄弟職居內外，恐權傾天下，玄納之。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爲西中

郎將荊州刺史偉服始以公除玄便作樂初奏玄撫
節慟哭既而收淚盡懽玄所親仗唯偉偉既死玄乃
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篡逆
殷仲文卞範之等又共催促之於是先改授羣司解
琅邪王司徒遷太宰加殊禮以桓謙爲侍中衛將軍
開府錄尚書事王謐散騎常侍中書監領司徒桓胤
中書令加桓脩散騎常侍撫軍大將軍置學官教授
二品子弟數百人又矯詔加其相國總百揆封南郡
南平宜都天門零陵營陽桂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
爲楚王揚州收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如故加九錫
備物楚國置丞相已下一遵舊典又諷天子御前殿
而策授焉玄屢僞讓詔遣百僚敦勸又云嘗親降鑿
輿乃受命矯詔贈父温爲楚王南康公主爲楚王后
以平西長史劉瑾爲尚書刁達爲中領軍王嘏爲太
常殷叔文爲左衛皇甫敷爲右衛凡衆官合六十餘
人爲楚官屬玄解平西豫州以平西文武配相國府
新野人庾仄聞玄受九錫乃起義兵襲馮該於襄陽
走之仄有衆七千於城南設壇祭祖宗七廟南蠻叅
軍庾彬安西叅軍楊道護江安令鄧襄子謀爲內應
仄本仲堪黨桓偉既死石康未至故乘間而發江陵

震動桓濟之子亮起兵于羅縣自號平南將軍湘州
刺史以討仄爲名南蠻校尉羊僧壽與石康共攻襄
陽仄衆散奔姚興彬等皆遇害長沙相陶延壽以亮
乘亂起兵遣收之玄徙亮于衡陽誅其同謀桓奧等
玄僞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玄又上
表固請又諷天子作手詔固留焉玄好逞僞辭塵穢
簡牘皆此類也謂代謝之際互有禎祥乃密令所在
上臨平湖開除清朗使衆官集賀矯詔曰靈瑞之事
非所敢聞也斯誠相國至德故事爲之應太平之化
於是乎始六合同悅情何可言又許云江州甘露降
王成基家竹上玄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
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
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克隱議復肉刑斷
錢貨廻復改異造革紛紜志無一定條制森然動害
政理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
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猶難逼奪之皆
蒲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
佳果美竹無復遺餘信悅諂譽逆忤黨言或奪其所
憎與其所愛十一月玄矯制加其冕十有二旒建天
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

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簾宮縣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其女及孫爵命之號皆如舊制玄乃多斥朝臣為太宰僚佐又矯詔使王謚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禪位於已又諷帝以禪位告廟出居永安宮移晉禪主于琅邪廟初玄恐帝不肯為手詔又慮璽不可得逼臨川王寶請帝自為手詔因奪取璽比臨軒璽已久出玄甚喜百官到姑孰勸玄僭偽位玄偽讓朝巨固請玄乃於城南七里立郊壇篡位以玄牝告天百僚陪列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又不易帝諱榜

文告天皇皇后帝云晉帝欽若景運敬順明命以命于玄夫天工人代帝王所以興匪君莫治惟德司其

元故承天理物必由一統竝聖不可以二君非賢不可以無主故世換五帝禹還三代爰暨漢魏咸歸勳烈晉自中葉仍世多故海西之亂皇祚殆移九代廓寧之功升明黜陟之勲微禹之德左衽將及太元之末君子道消積釁基亂鍾于隆安禍延士庶理絕人倫玄雖身在草澤見棄時班義情理感胡能無慨投袂尅清之勞阿衡撥亂之績皆仰憑先德遺愛之利玄何功焉屬當理運之會猥集樂推之數以寡昧之身踵下武之重膺革泰之始託王公之上誠仰藉洪

基德斬有由。夕惕祗懷，罔知攸厝。君位不可以久處，人神不可以乏饗。是用敢不奉以欽恭大禮，敬簡良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綏民望。式孚萬邦，惟明靈是饗。乃下書曰：夫三才相資，天人所以成功。理由一統，貞夫所以司契。帝王之興，其源深矣。自三五已降，世代參差，雖所由或殊，其歸一也。朕皇考宣武王德高邈，誕啓洪基，景命攸歸，理贊自昔。中間屯險，負荷仰瞻宏業，殆若綴旒。藉否終之運，遇時來虞之準。述遵漢魏之則。用集天祿於，優除姦救溺，拯拔人倫。晉氏以多難荐臻，曆

郊受終于文祖，思覃斯慶，願與億兆聿茲更始。于是大赦改元，永始錫天下爵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其賞賜之制徒設空文，無其實也。初出偽詔，改年爲建始。右丞王愨之曰：建始趙王倫僞號也，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又下書曰：夫三恪作賓，有自來矣。爰暨漢魏，咸建疆宇。晉氏欽若曆數，禪位于朕躬，宜則是古訓，授茲茅土。以南康之平固縣奉晉帝爲平固王，車旗正朔一如舊典，遷帝居尋

陽卽陳留王處鄴宮故事降永安皇后爲零陵君琅
 邪王爲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爲彭澤縣侯追尊其父
 溫宣武皇帝廟稱太祖南康公主爲宣皇后封子昇
 爲豫章郡王叔父雲孫放之爲寧都縣王豁孫稚玉
 爲臨沅縣王豁次子石康爲右將軍武陵郡王祕子
 蔚爲醴陵縣王贈冲太傅宣城郡王加殊禮依晉安
 平王故事以孫胤襲爵爲吏部尚書冲次子謙爲揚
 州刺史新安郡王謙弟脩爲撫軍大將軍安成郡王
 兄歆臨賀縣王禕富陽縣王贈偉侍中大將軍義興
 郡王以子濬襲爵爲輔國將軍濬弟逸西昌縣王封
 王謐爲武昌公班劍二十人寸範之爲臨汝公殷仲
 文爲東興公馮該爲魚復侯又降始安郡公爲縣公
 長沙爲臨湘縣公廬陵爲巴丘縣公各千戶其康樂
 武昌南昌望蔡建興永脩觀陽皆降封百戶公侯之
 號如故又普進諸征鎮軍號各有差以相國左長史
 王綏爲中書令崇桓謙母庾氏爲宣城太妃加殊禮
 給以輦乘號溫墓曰永崇陵置守衛四十人玄入建
 康宮逆風迅激於其儀飾皆傾偃及小會于西堂設
 妓樂殿上施絳綾帳縷黃金爲顏四角作金龍頭銜
 五色羽葆旒蘓羣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轎車亦王莽

晉書

卷之六十九

十三

僊蓋之流也。龍角所謂亢龍有悔者也。又造金根車，駕六馬，是月玄臨聽訟，觀閔囚徒，罪無輕重，多被原放。有干輿乞者，時或卹之，其好行小惠如此。自以水德壬辰臘于祖，改尚書都官郎為賊曹，又增置五校三將及疆弩積射武衛官。元興三年玄之永始二年也。尚書答春蒐字誤為春蒐，凡所關署皆被降黜。玄大綱不理，而糾擿纖微，皆此類也。以其妻劉氏為皇后，將脩殿宇，乃移入東宮，又開東掖平昌廣莫及宮殿諸門，皆為三道，更造大輦，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昇之，性好畋遊，以體大不堪乘馬，又作徘徊輿，旋轉關，令迴動無滯，既不追尊祖，曾疑其禮儀問於羣臣，散騎常侍徐廣據晉典，立七廟，又敬其父，則子悅位彌高者，情禮得中，道愈廣者，納敬必普也。玄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然則太祖必居廟之主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逆數可知也。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如晉室之廟，則宣帝在昭穆之列，不得在太祖之位，昭穆既錯，太祖無寄，失之遠矣。玄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齋二日而已。祕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又毀晉小廟以廣臺。

榭其庶母蒸嘗靡有定所忌日見賓客遊宴唯至亡時一哭而已。暮服之內不廢音樂。玄出遊水門。飄風飛其儀蓋。夜濤水入石頭。大桁流壞。殺人甚多。大風吹朱雀門樓。上層墜地。玄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兄偉葬日。旦哭晚遊。或一日之中。屢出馳騁。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禁內謹雜。無復朝廷之體。於是百姓疲苦。朝野勞瘁。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馬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裕等斬桓脩於京口。斬桓弘于廣陵。河內太

農太守王元德。振威將軍童厚之。竟陵

太守劉邁謀爲內應。至期裕遣周安穆報之。而邁懼。遂以告玄。玄震駭。卽殺扈興等。安穆馳去。得免。封邁安重侯。一宿又殺之。裕率義軍至竹里。玄移還上宮。百僚步從。召侍官皆入止省中。赦揚豫徐兗青冀六州。加桓謙征討都督假節。以殷仲文代桓脩。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裕等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與敷戰。復梟其首。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筭數。爲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失

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愈忿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負油帔，登山分張旗幟，數道竝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頤之配以精卒，赴援諸軍。于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西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船相與南奔。初，玄在姑孰，將相星孛，有變篡位之夕，月及太白，又入羽林。玄甚惡之，及敗，走腹心勸其戰。玄不服，答直以策指天，而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飯，咽不能下。昇時年數歲，抱玄臂而撫之，玄悲不自勝。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機，立行臺總百官，遣劉毅、劉道規躡玄，誅玄諸兄子及石康、兄權、振、兄洪等。玄至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殷仲文自後至，望見玄舟，旌旗輿服，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復振，故可也。玄於是逼乘輿西上，桓歆聚黨向歷陽，宣城內史諸葛長民擊破之。玄於道作起居注，叙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略指

授筭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
不遑與羣下謀議，唯耽思誦述，宣示遠近。玄至江陵，
石康納之，張幔屋于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爲尚
書僕射，其餘職多用輕資。於是大脩舟師，曾未三旬，
衆且二萬，樓船器械甚盛。謂其羣黨曰：卿等竝清塗
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觀卿等入
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
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殷仲文諫曰：陛下少播英譽，
遠近所服，遂掃平荆雍，一匡京室，聲被八荒矣。旣據
有極位而遇此厄運，非爲威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
皇仁風以收物情，玄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
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羣小愚惑
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玄左右
稱玄爲桓詔，桓胤諫曰：詔者施於辭令，不以爲稱，謂
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唯聞北虜以符堅爲符詔耳。
願陛下稽古帝則，令萬世可法。玄曰：此事已行，今宜
勅罷之，更爲不祥，必其互革，可待事平也。荊州郡守
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玄悉不受。仍乃
更令所在表賀遷都，玄遣遊擊將軍何澹之、武衛將
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就郭銓以數千人守滢。

晉書列傳 卷六十九 十八
口又遣輔國將軍桓振往義陽聚衆至弋陽爲龍驤
將軍胡諱所破振單騎走還何無忌劉道規等破郭
銓何澹之郭昶之於桑落洲進師尋陽玄率舟艦二
百發江陵使苻宏羊僧壽爲前鋒以鄱陽太守徐放
爲散騎常侍欲遣說解義軍謂放曰諸人不識天命
致此妄作遂懼禍屯結不能自反卿三州所信可明
示朕心若退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
分江水在此朕不食言放對曰劉裕爲唱端之主劉
毅兄爲陛下所誅竝不可說也聖旨於何無

忌玄曰卿使若有功當以吳興相叙放

八無

忌軍魏詠之破桓歆于歷陽諸葛長民又敗歆于芍
陂歆單馬渡淮毅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與玄
戰于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
勦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圖心義軍乘風縱
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郭銓歸降玄故
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毅遣建威
將軍劉懷肅討平之玄留永安皇后及皇后於巴陵
殷仲文時在玄艦求出別船收集散軍因叛玄奉二
后奔于夏口玄入江陵城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
欲出漢川投梁州刺史桓希而人情乖阻制令不行

玄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閭中斫之。不中。前後相殺交橫。玄僅得至船。於是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參軍費恬送弟璠喪葬江陵。有衆二百。璩弟子脩之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以入蜀。玄從之。達枚回洲。恬與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竝中數十箭而死。玄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導與之。乃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又斬石康及濬等五級。庾頤之戰死。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市斬之。初。玄在宮中。恒覺不安。若爲鬼神所擾。語其所親云。恐已當死。故與時競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具。及玄建國於楚。衡陽屬焉。自篡盜至敗時。凡八旬矣。其時有童謠云。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其凶兆符會如此。郎君謂元顯也。是月王騰之奉帝入居太府。桓謙亦聚衆江中。爲玄舉哀立喪庭。僞謚爲武悼皇帝。毅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桁。百姓觀者。莫不欣幸。何無忌等攻桓謙于馬頭。桓蔚于龍洲。皆破之。義軍乘勝競進。振該

晉書列傳 卷六十九 二
等距戰於靈溪，道規等敗績死沒者千餘人。義軍退次尋陽，更繕舟甲。毛璩自領梁州，遣將攻漢中，殺桓希。江夏相張暢之、高平太守劉懷肅攻何澹之於西塞磯，破之。振遣桓蔚代王曠守襄陽。道規進討武昌，破僞太守王旻。魏詠之、劉藩破桓石綏於白茅。義軍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侵豫章。時江州刺史劉敬宣討走之。義軍進次夏口，僞鎮東將軍馮該等守夏口，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桓山客守偃月壘。劉毅攻魯城，道規攻偃壘，無忌與檀祗列艦中流以防越逸。義軍騰赴，叫聲動山谷。自辰及午，城俱潰。馮該散走，生擒山客、毅等。平巴陵，毛璩遣涪陵太守文處茂東下，振遣桓放之爲益州屯夷陵。處茂距戰，放之敗走。還江陵。義熙元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襄陽，破僞雍州刺史桓蔚。無忌請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帝出營江津。魯宗之率衆於柞溪破僞武賁中郎溫楷，進至紀南。振自擊宗之，宗之失利。時蜀軍據靈溪，毅率無忌、道規等破馮該軍，推鋒而前。卽平江陵，振見火起，知城已陷，乃與謙等北走。是日安帝反正，大赦天下。唯逆黨就戮，詔特免桓胤一人。桓亮自豫章自號鎮南將軍，湘州刺史苻

晉書列傳卷六十九
宏寇安成廬陵劉敬宣遣將討之宏走入湘中二月
桓謙何澹之温楷等奔于姚興桓振與宏出自湓城
襲破江陵劉懷肅自雲杜伐振等破之廣武將軍唐
興斬振及僞輔國將軍桓珍毅於臨章斬僞零陵太
守劉叔祖桓亮苻宏復出寇湘中害郡守長史檀祗
討宏於湘東斬之廣武將軍郭彌斬亮於益陽其餘
擁衆假號皆討平之詔徙桓胤及諸黨與于新安諸
郡三年東陽太守殷仲文與永嘉太守駱球謀反欲
建桓胤爲嗣曹靖之桓石松卞承之劉延祖等潛相
交結劉裕以次收斬之并誅其家屬後桓謙走入蜀
蜀賊譙縱以謙爲荊州刺史使率兵而下荆楚之衆
多應之謙至枝江荊州刺史劉道規斬之梁州刺史
傅歆又斬桓石綏桓氏遂滅

卞範之

卞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也識悟聰敏見美於當
世太元中自丹陽丞爲始安太守桓玄少與之遊及
玄爲江州引爲長史委以心膂之任潛謀密計莫不
決之後玄將爲篡亂以範之爲丹陽尹範之與殷仲
文陰撰策命進範之爲征虜將軍散騎常侍玄僭位
以範之爲侍中班劍二十人進號後將軍封臨汝縣

公其禪詔卽範之文也。玄旣奢侈無度，範之亦盛營館第，自以佐命元勳，深懷矜伐，以富貴驕人，子弟傲慢，衆咸畏嫉之。義軍起，範之屯兵於覆舟山西，爲劉毅所敗，隨玄西走。玄又以範之爲尙書僕射，玄爲劉毅等所敗，左右分散，唯範之在側。玄平斬於江陵。

殷仲文

殷仲文，南蠻校尉覲之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從兄仲堪薦之於會稽王道子，卽引爲驃騎參軍，甚相賞待。俄轉諮議參軍，後爲元顯征虜長史。會桓玄與朝廷有隙，玄之姊仲文之妻疑而間之，左遷新安太守。

至世悉曰
禪醜狀
讀之嗔
辨得稱佳

仲文於玄雖爲姪親，而素不交密。及聞玄平，京師傾棄，郡投馬，玄甚悅之，以爲諮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而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玄將爲亂，使總領記命以爲侍中，領左衛將軍。玄九錫仲文之辭也。初玄篡位入宮，其勢忽陷，羣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爲劉裕所敗，隨玄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爲土。至巴陵，因奉二后投義軍，而爲鎮軍長史，轉尙

孫嶺曰

青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曰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于巨力質微則無以自保于理雖可得而言于臣實非所敢譬昔桓玄之代誠復驅逼者衆至如微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偽封錫文篡事曾無獨固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互置極法以判忠邪會鎮軍將軍劉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既惠之以首領又申之以繫維于時皇與否隔夫人未恭用忘進退是以僂從從事自同今

人今宸極反正唯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舊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違離闕庭乃心慕戀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徒疇昔所輕者址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忽遷為東陽太守意彌不平劉毅愛才好士深相禮接臨當之郡游宴彌日行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苻何無忌甚慕之東陽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脩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中命文人殷闡孔寧

子之徒撰義構文以俟其至。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已，大怒，思中傷之。時屬慕容超南侵，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爲憂。義熙三年，又以仲文與駱球等謀反。及其弟南蠻校尉叔文竝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仲文善屬文，爲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哀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史臣曰：桓玄篡凶父之餘基，挾姦回之本性，含怒於失職，苞藏其豕心，抗表以稱寃，登高以發憤，觀釁而動竊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得據全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醜，營縱其狙詐之計，扇其凌暴之心，敢率犬羊，稱兵內侮，天長喪亂，克力寔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謂法堯禪舜，收物君臨，鼎業方隆。十年惟末，俄而義旗電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克渠。卽戮更延，墜歷復振，頽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闔于天祿，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宮鳳歷，表其祥彤，雲玄石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享鴻名。允後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玄之么麼，豈

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贊曰：靈寶隱賊，世載克德。信順未孚，姦回是則。肆逆遷鼎，憑威縱慝。違天虐人，覆宗殄國。

音義

罔	<small>舉承反</small>	妳媪	<small>上奴解反</small>	媮	<small>呼交反</small>	緘	<small>盧結反</small>	柁	<small>音轆而</small>
菟	<small>所愁反</small>	謹	<small>音噎</small>	幪	<small>彼義反</small>	偵	<small>五鄭反</small>	涓	<small>音云</small>
								齣	<small>上香句反</small>
									<small>音味</small>

晉書列傳卷六十九終

晉書列傳卷七十

王彌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頌，魏玄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伯根起於東萊之愷縣，彌率家僮從之。伯根以為長史，栢根死，聚徒海渚，為苟純所敗，亡入長廣山，為羣賊。彌多權畧，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為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徐，州刺史苟晞

逆擊大破之，彌退集亡散衆，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剋。彌進兵寇泰山魯國譙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械，所在陷沒，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宮城門晝閉，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尚彊，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爲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悅，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遲望將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等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於是署彌司隸校尉，加侍中，封進彌固辭，使隨劉曜寇河內。又與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東海王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安豐太守衛乾等討之。及彌戰于高都，長平間大敗之。兇者十六七，元海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與劉曜平勒等攻魏郡汲郡頓丘，陷五十餘壁，皆調爲軍士。又與勒攻鄴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而走，懷帝遣北中郎將

裴憲次白馬討彌車騎將軍王堪次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次太陽討元海武部將軍彭默爲劉聰所敗見害衆軍皆退聰渡黃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暉將軍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越距戰於西明門彌等敗走彌復以二千騎寇襄城諸縣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爲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彌又以二萬人會石勒寇陳郡潁川屯陽翟遣弟璋與石勒共寇徐元因破越軍彌後與曜寇襄城遂逼京師時京邑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曜彌等遂指宮城至大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于端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宮廟城府蕩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於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曜斬其牙門王延以狗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耳便相攻討何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願明將軍以爲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

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爲朱建矣，豈况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宮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販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遂引衆東屯項關。初，曜以彌先入洛，不待已，怨之。至是，嫌隙遂構。劉暉說彌還據青州，彌然之。乃以左長史曹嶷爲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招誘亡命，且迎其室。彌將徐高梁輒率部曲數千人隨嶷去。彌益衰弱。

彌驍勇常密爲之備，彌之破洛陽也多遺

勒美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荀晞以爲左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荀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彌陰圖之。劉暉又勸彌徵曹嶷，籍其衆以誅勒。於是彌使暉詣青州，令曹嶷引兵會已，而詐要勒共向青州。暉至東阿，爲勒游騎所獲。勒見彌與嶷書大怒，乃殺暉。彌未之知，勒伏兵襲彌，殺之，并其衆。

張昌

張昌本義陽蠻也，少爲平氏縣吏，武力過人，每自占十言，應當富貴，好論攻戰，儕類咸共笑之。及李流寇

蜀昌潛遁半年，聚黨數千人，盜得幢麾，詐言臺遣其募人討流會。壬午詔書發武勇以赴益上，號曰壬午兵。自天下多難，數術者云當有帝王興于江左。及此調發人咸不樂西征。昌黨因之誑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詔書催遣嚴速，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縣宮長皆躬出驅逐，展轉不遠，屯聚而爲劫掠。是歲江夏大稔，流人就食者數千口。太安二年，昌于安陸縣石巖山屯聚，去郡八十里。諸流人及避戍役者多往從之。昌乃易姓名爲李辰，太守弓欽遣軍就討，輒爲所破。昌徒衆日多，遂來攻郡。欽出戰大敗，乃將家南奔沔口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欲遣騎督勦，滿討昌于隨郡西，大戰，滿敗走。昌得其器械，據有江夏，卽其府庫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山都縣吏丘沉過於江夏，昌名之爲聖人。盛車服出迎之，立爲天子，置百官。沉易姓名爲劉尼，稱漢後，以昌爲公。國昌兄味爲市騎將軍，弟放廣武將軍，各領兵於石巖中作宮殿，又於巖上織竹爲鳥形，衣以五綵，聚肉于其傍。衆鳥群集，詐云鳳皇降。又言珠袍玉璽，鐵券金鼓，自然而至。乃下赦書，建元神鳳，郊祀服色依漢故事。其有不應其募者，族誅。又流訛言云：江淮已南當圖反。

逆官軍大起悉誅討之群小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
沔間一時焱起豎牙旗鳴鼓角以應昌旬月之間衆
十三萬皆以絳科頭措之以毛江夏義陽士庶莫不
從之惟江夏舊姓江安令王偃秀才呂蕤不從昌以
三公位徵之偃蕤密將宗室北奔汝南投豫州刺史
劉喬鄉人期思令李權常安令吳鳳孝廉吳暢糾合
善士得五百餘家追隨偃等不豫妖逆新野王歆上
言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
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勅諸軍三道救助於是劉
喬率諸軍據汝南以禦賊前將軍趙驤領精卒八千
據宛助平南將軍羊伊距守昌遣其將軍黃林爲大
都督率二萬人向豫州前驅李宮欲掠取汝水居人
喬遣將軍李楊逆擊大破之林等東攻弋陽太守梁
桓嬰城固守又遣其將馬武破武昌害太守昌自領
其衆西攻宛破趙驤害羊伊進攻襄陽害新野王歆
昌別率石冰東破江揚二州僞置守長當時五州之
境皆畏逼從逆又遣其將陳貞陳蘭張甫等攻長沙
湘東零陵諸郡昌雖跨帶五州樹立牧守皆盜桀小
人而無禁制但以劫掠爲務人情漸離是歲詔以寧
朔將軍領南蠻校尉劉弘鎮宛弘遣司馬陶侃叅軍

蒯桓皮初等率衆討昌於竟陵劉喬又遣將軍李楊督護尹奉總兵向江夏侃等與昌苦戰累日大破之納降萬計昌乃沉竄于下雋山明年秋乃擒之傳首京師同黨竝夷三族

陳敏

陳敏字令通廬江人也少有幹能以部廉吏補尚書倉部令史及趙王倫篡逆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虛敏建議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從之以敏爲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張昌之亂遣其將石冰等趣壽春都督劉準憂惶計無所出時敏統大軍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故逼迫成賊烏合之衆其勢易離敏請合率運兵公分配衆力破之必矣準乃益敏兵擊之破吳弘石冰等敏遂乘勝逐北戰數十合時冰衆十倍敏以少擊衆每戰皆尅遂至揚州迴討徐州賊封雲雲將張統斬雲降敏以功爲廣陵相時惠帝幸長安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父亡去職東海王越當西迎大駕承制起敏爲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致書於敏曰將軍建謀富國則有大

晉書列傳 卷之十一
漕之勲及遭冰昌之亂則首率義徒以寡敵衆外無
疆兵之援內無運籌之侶隻身挺立雄畧從橫擢竒
謀於馬首奮靈計於臨危金聲振於江外精光赫於
揚楚攻堅陷險三十餘戰師徒無虧勅敵自滅五州
復全苞茅入貢豈非將軍之功力哉今羯賊屯結遊
魂河濟鼠伏雉竄藏匿陳畱始欲姦盜終圖不軌將
軍孫吳之術旣明已試之功先著孤與將軍情分特
隆想割草土之哀抑難居之思捨經執戈來卹國難
天子遠巡鑿輿未反引領東眷有懷山陵當憑將軍
戮力王輅有旋將軍率將所領承書風發米布軍資

惟將軍所運時越討豫州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與

越俱敗於蕭敏因中國大亂遂請東歸收兵據歷陽
會吳王常侍甘草自洛至教卓假稱皇太弟命拜敏
爲揚州刺史并假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爲將
軍郡守榮等僞從之敏爲息娶卓女遂相爲表裏揚
州刺史劉機丹楊太守王廣等皆棄官奔走敏弟昶
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昶將精兵數萬
據烏江第恢率錢端等南寇江州刺史應邈奔走第
斌東畧諸郡遂據有吳越之地敏命寮佐以已爲都
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加九錫列上尚書

稱自江入河奉迎鑾駕東海王軍諮祭酒華譚聞敏
自相署置而顧榮等竝江東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遺
榮等書曰石冰之亂朝廷錄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禮
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效而本性凶狡素
無識達貪榮干運逆天而動阻兵作威盜據吳會內
用凶第外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過
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所不祐雖阻長江命危朝露
忠節令圖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恥王蠋匹夫
志不可屈於期慕義隕首燕庭况吳會仁人並受國
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便辱身姦人之朝降

節逆叛之黨稽顙屈膝不亦羞乎昔龔勝絕粒不食
莽朝魯連赴海恥爲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遙度
雅量豈獨是安昔吳之武烈稱美一伏雖奮奇宛葉
亦受折襄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
徒賴先王承運雄謀天挺尚內倚慈母仁明之教外
杖子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
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州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運未
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七第頑冗六品
下才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
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翟義之謀而顧生俛眉

已受羈絆之辱，皇輿東軒，行卽紫館，百寮垂纓，雲翔鳳闕，廟勝之謀，潛運帷幄，然後發荊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楊，擒寇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小寇隔津，音符道闊，引領南望，情存舊懷，忠義之人，何世復有？夫危而不能安，亡而不能存，將何貴乎？永長宿德，情所素重，彥先垂髮分著，金石公曹，早交恩紀，特降令伯，義聲親好，密結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宸建功，帝籍如其不爾，亦可泛舟河渭，擊楫清歌，何爲辱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亂之禍乎？昔爲同志，今已殊域，在爲一體，今成異身，瞻

江長歎，悲子誰思，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敏凡才無遠畧，一旦據有江東刑政，無章不爲，英俊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爲患，周玘顧榮之徒，常懼禍敗，又得譚書，皆有慚色。玘榮遣使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遣兵臨江，已爲內應，準遣揚州刺史劉機、寧遠將軍銜彥等出歷陽，敏使弟杲及將軍錢廣次烏江，以距之。又遣弟閔爲歷陽太守，戍牛渚，錢廣家在長城，玘鄉人也。玘潛使圖杲，廣遣其屬何康、錢象投募，送白事於昶，昶傾頭視書，康揮刃斬之，稱州下已殺敏，敢有動

晉書列傳 卷七十
者誅三族吹角爲內應廣先勒兵在朱雀橋陳兵水
南玘榮又說甘卓卓遂背敏敏率萬餘人將與卓戰
未獲濟榮以白羽扇麾之敏衆潰散敏單騎東奔至
江乘爲義兵所斬母及妻子皆伏誅於是會稽諸郡
竝殺敏諸弟無遺焉

王如

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爲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
諸流人有詔並遣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
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進兵送之而促期令
發如遂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二軍破之杜蕤悉衆
擊如戰于涅陽蕤軍大敗山簡不能禦移屯夏口如

又破襄城於是南安龐寔馮翊嚴巖長安侯脫等各
帥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
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如懼石勒之攻已也
乃厚賄於勒結爲兄弟勒又假其疆而納之時侯脫
據宛與如不協如說勒曰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
如常恐其來襲兄宜備之勒素怒脫貳已憚如唇齒
故不攻之及聞如言甚悅遂夜令三軍蓐食待命雞
鳴而駕後出者斬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尅之
勒遂斬脫如於是大掠沔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

將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尅，智力並屈，遂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如連年種穀，皆化爲莠，軍中大饑，其黨互相攻劫。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出，歸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敦配已麾下。敦曰：「此輩虺險難蓄，汝性忌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鬪爭爲過失。稜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爲恥。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已及敦聞如爲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稜。如請稜因開宴，請劍舞爲歡。稜從之。如於是舞刀爲戲，漸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杜曾

杜曾，新野人，南中郎將。蕤之從祖弟也。少驍勇，絕人能，被甲游於水中。始爲新野王歆鎮南參軍，歷華容令、至南蠻司馬。凡有戰陣，勇冠三軍。會永嘉之亂，荆州荒梗，故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假曾竟陵太守。亢後與其黨自相猜貳，誅其驍將數十人。曾心自不，妄潛謀圖之。乃卑身屈節，以事於亢。亢弗之覺，甚信任之。會荆州賊王冲自號荆州刺史，部衆

亦盛屢遣兵抄亢所統亢患之問計於曾曾勸令擊之亢以爲然曾白亢取帳下刀戟付工磨之因潛引王冲之兵亢遣精騎出距冲城中空虛曾因斬亢而并其衆自號南中郎將領竟陵太守曾求南郡太守劉務女不得盡滅其家會愍帝遣第五猗爲安南將軍荊州刺史曾迎猗於襄陽爲兄子娶猗女遂分據沔漢時陶侃新破杜弢乘勝擊會有輕曾之色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古人爭戰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軍圍之於石城時曾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曾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旣而致箋於平南將軍荀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納之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爲外援不從侃言曾復率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下而還及王廙爲荊州刺史曾距之廙使將朱軌趙誘擊曾皆爲曾所殺王敦遣周訪討之屢戰不能尅討潛遣人緣山開道出曾不意以襲之曾衆潰其將馬雋蘇溫等執曾請訪降訪欲生致武昌而朱軌息昌趙

晉書列傳 卷七十一
誘息胤皆乞會以復寃於是斬曾而昌胤鬻其肉而噉之。

杜弼

杜弼字景文蜀郡成都人也祖植有名蜀主武帝時爲符節令父聆畧陽護軍弼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遭李庠之亂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愛其才而禮之後爲醴陵令時巴蜀流人汝班蹇碩等數萬家布在荆湘間而爲舊百姓之所侵苦並懷怨恨會蜀賊李驤殺縣令屯聚樂鄉衆數百人弼與應詹擊驤破之蜀人杜疇蹇撫等復擾湘州叅軍馮素與汝班不協言於刺史荀眺曰流人皆欲反眺以爲然欲盡誅流人班等懼死聚衆以應疇時弼在湘中賊衆共推弼爲主弼自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攻破郡縣眺委城走廣州廣州刺史郭納遣始興太守嚴佐率衆攻弼弼逆擊破之荊州刺史王澄復遣王機擊弼敗於巴陵弼遂縱兵肆暴僞降於山簡簡以爲廣漢太守眺之走也州人推安成太守郭察領州事因率衆討弼反爲所敗察死之弼遂南破零陵東侵武昌害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鑿邵陵太守鄭融等元帝命征南將軍王敦荊州刺史陶侃等討之

前後數十戰殺將士多物故於是請降帝不許殺乃
遺應詹書曰天步艱難始自吾州荆黨流移在於荆
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伏死亡者畧復過半備嘗
荼毒足下之所鑒也客主難久嫌隙易構不謂樂鄉
起變出於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擒其黨帥惟
患筭不經遠力不陷堅耳及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
結聚欲守善自衛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尋山公
鎮夏口卽具陳之此公鑒開塞之會察窮通之運納
吾於衆疑之中非高識玄覩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
沐浴於清流豈惟滌蕩瑕穢乃骨肉之施此公薨之
斯事中廢賢愚痛毒竊心自悼欲遣滕永文張休豫
詣大府備列起事以來本末但恐貪功徇名之徒將
讒間於聖王之聽戮吾使於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
未敢遣之而甘陶卒至水陸十萬旌旗曜於山澤舟
艦盈於三江威則威矣然吾衆竊未以爲懼晉文伐
原以全信爲本故能使諸侯歸之陶侃宣赦書而繼
之以進討豈所以崇奉明詔示軌憲於四海逼向義
之夫以爲叛逆之虜歟思善之衆以極不赦之責非
不戰而屈人之筭也驅畧烏合欲與必死者求一戰
未見爭衡之機權也吾之赤心貫於神明西州人士

卿粗悉之耳寧當今抱枉於時不證於大府邪昔虞
卿不宗大國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馬遷明言於
李陵雖刑殘而無慨足下抗威千里聲播汶衡進宜
爲國思靖難之畧退與舊交措枉直之正不亦綽然
有餘裕乎望卿騰吾箋令時達盟府遣大使光臨使
吾得披露肝膽沒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結紐於紀
綱爲一匡於聖世使吾廁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輿
於閭闔掃長蛇於荒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若然
先清方夏却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使沂流西歸夷
李雄之逋寇修禹貢之舊獻展微勞以補往愆復州
邦以謝鄰國亦其志也惟所裁處耳吾遠州寒士與
足下出處殊倫誠不足感神交而濟其傾危但顯吾
忠誠則汶嶽荷忠順之恕衡湘無伐叛之虞降足下
宏納之望拯吾徒陷溺之艱焉可金玉其音哉然顓
顓十餘萬口亦勞瘁於警備思放逸於南畝矣衡嶽
江湘列吾左右若往言有貳血誠不亮益梁受殃不
惟鄙門而已詹甚哀之乃啓呈弢書并上言曰弢益
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旣優幹事兼美往因使流寓
居詹郡界其貞心堅白詹所委寃李驤爲變樂鄉劫
畧良善弢時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壇歃血義誠慷慨

晉書列傳卷之十
會驤攻燒南平殺遂東下巴漢與湘中鄉人相遇推
其素望遂相憑結論殺本情非首作亂階者也然破
湘川實殺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使滋蔓按殺今書
血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於洛陽光武指河水以明
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由恕過以
錄功也詹竊謂今者當圯運之會思弘遠猷故齊赦
射鈎之誅晉貫斬祛之戮用能濟翼戴之高勲隆一
匡之美譽况殺等素無斯愆而稽顙投命邪以爲可
遣大使宣揚聖旨雲澤沾之於上百姓沐浴於下則
上下交泰江左無風塵之虞矣帝乃使前南海太守
王運受殺降宣詔書大赦凡諸叛逆一皆除之如殺
巴東監軍殺受命後諸將殉功者攻擊之不已殺不
勝憤怒遂殺運而使其將王真領精卒三千爲奇兵
出江南向武陵斷官軍運路陶侃使伏波將軍鄭攀
邀擊大破之真步走湘城於是侃等諸軍齊進真遂
降侃衆黨散潰殺乃逃遁不知所在

王機

兄矩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
情機美姿儀倨儻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衆
擊破之常慕王澄爲人澄亦雅知之以爲已亞遂與

友善內綜心膂外爲牙爪尋用爲成都內史機終日
醉酒不存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騷動會澄遇害
機懼禍及又屬杜弼所在發墓而獨爲機守冢機益
自疑就王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
迎機爲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州部
將溫邵率衆迎機敦遣將軍葛幽追之及於廬陵機
叱幽曰何以敢來欲取死邪幽不敢逼而歸郭訥聞
邵之納機也乃遣兵擊邵反爲所破訥又遣機父兄
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衆皆散乃握節而避機機
遂入城就訥求節訥歎曰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
爲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自可遣兵來取之
機慙而止機自以篡州懼爲王敦所討乃更求交州
時杜弼餘黨杜弘奔臨賀送金數千兩與機求討桂
林賊以自效機爲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機難制又
欲因機討梁碩故以降杜弘之云轉爲交州刺史碩
聞而遣子侯候機於鬱林機怒其迎遲責云須至州
當相收拷碩子馳使報碩碩曰王郎已壞廣州何可
復來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讚以
碩不迎機率兵討碩爲碩所敗碩恐諸僑人爲機於
是悉殺其良者乃自領交阯太守機旣爲碩所距遂

晉書列傳 卷七十一
住鬱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遇機於道機勸弘取
交州弘素有意乃執機節曰當相與送持何可獨捉
機遂以節與之於是機與弘及溫邵劉沉等並反尋
而陶侃爲廣州到始興州人皆諫不可輕進侃不聽
及至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侃先討溫邵劉沉皆殺
之機遣牙門屈藍還州詐言增糧密招誘所部欲以
距侃侃卽收藍斬之遣督護許高討機走之病死干
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殺其二子焉

幾兄矩字令式美姿容每出游觀者盈路初爲南平
討陳恢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
持奏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知問之答稱天上京兆
被使召君爲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祖約

祖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逃之弟也初以孝廉爲成臯
令與逃甚相友愛永嘉末隨逃過江元帝稱制引爲
掾屬與陳畱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
無男而性妬約亦不敢違符嘗夜寢於外忽爲人所
傷疑其妻所 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營
東門私出司直 魏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位選曹
銓衡人物衆所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杜漸防

晉書列傳卷之十一
十九
萌式遇寇害而乃變起蕭牆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群小噂囁聲遠被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含垢猶復慰喻而約違命輕出既無明智以保身又孤恩廢命宜加貶黜以塞衆謗帝不之罪隗重加據終不許及逃有功於譙沛約漸見任遇逃卒自

逃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逃之衆約異母

兄少

夫

言於帝曰約內懷陵上之心抑而

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矣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有此言而約竟無綏馭之才不爲士卒所附及王敦舉兵約歸備

京都率衆次壽陽遂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五等侯進號鎮西將軍使屯壽陽爲北境藩扞自以名輩不後却下而不豫明帝顧命又望開府及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石聰嘗以衆逼之約屢表請救而官軍不至聰既退朝議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約謂爲棄已彌懷憤懣先是太后使蔡謨勞之約見謨瞋目攘袂非毀朝政及蘇峻舉兵遂推崇約而罪執政約聞而大喜從子智及衍並傾險好亂又讚成其事於是命逃子沛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逃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及峻尅京都矯

詔以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左右聞禿貌類約光謂爲約而擒之約踰垣獲免光奔於石勒而約之諸將復陰結於勒請爲內應勒遣石聰來攻之約衆潰奔歷陽遣兄子渙攻桓宣于皖城會毛寶援宣擊渙敗之趙胤復遣將軍甘苗從二焦上歷陽約懼而夜遁其將牽滕率衆出降約以左右數百人奔於石勒勒薄其爲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說勒曰天下粗定常顯明逆順此漢高祖所以斬丁公也今忠於事君者莫不顯擢背叛不臣者無不夷戮此天下所以歸伏大王也祖約猶存臣以惑之且約大引賓客又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怨於是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喜歡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遐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致醉既至於市抱其外孫而泣遂殺之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妓妾班賜諸胡初逃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逃庶子道重藏之爲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蘇峻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父模安樂相峻少爲書生
有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
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於本縣于時豪
傑所在屯聚而峻最強遣長沙徐瑋宣檄諸屯示以
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爲主遂
射獵於海邊青山中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時曹
嶷領青州刺史表峻爲掖令峻辭疾不受嶷惡其得
衆必恐爲患將討之峻懼率其所部數百家汎海南
渡既到廣陵朝廷嘉其遠至轉鷹揚將軍會周堅反
於彭城峻助討之有功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王敦
作逆詔峻討敦卜之不吉遲迴不進及王師敗績峻
退保盱眙淮陵故吏徐深艾毅重請峻爲內史詔聽
之加奮威將軍太寧初更除臨淮內史王敦復肆逆
尚書令郗鑒議召峻及劉遐援京都敦遣峻兄說峻
曰富貴可坐取何爲自來送死峻不從遂率衆赴京
師頓於司徒故府道遠行速軍人疲困沈充錢鳳謀
曰北軍新到不堪攻戰擊之必剋若復猶豫後難犯
也賊於其夜度竹格渚拔柵將戰峻率其將韓晃於
南塘橫截大破之又隨庾亮追破沈充進使持節冠
軍將軍歷陽內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食邑一千

八百戶峻本以單家聚衆於擾攘之際歸順之後志
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銳卒萬人器
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自負其衆
潛有異志撫納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輒蔽匿
之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有不如意
便肆忿言時明帝初崩委政宰輔護軍庾亮欲徵之
峻聞將徵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從命
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不從遂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
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
害已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
原未靖無用家爲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
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叅軍任讓謂
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
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
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
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旣死
獵犬理自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是遣叅軍徐
會結祖約謀爲亂而以討亮爲名約遣祖渙許柳率
衆助峻峻遣將韓晃張健等襲姑孰進逼慈湖殺于
湖令陶馥及振威將軍司馬流峻自率渙柳衆萬人

乘風濟自橫江，次於陵口，與王師戰，頻捷，遂據蔣陵，覆舟山，率衆因風放火，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遂陷宮城，縱兵大掠，侵逼六宮，窮凶極暴，殘酷無道，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逼令擔負，登蔣山，裸剥士女，皆以壞席苦草自輶，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廢之，矯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自爲驃騎領軍將軍，錄尚書事，許柳丹、楊尹加前將軍，馬雄左衛將軍，祖渙驍騎將軍，復弋陽王羨爲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羨息播亦復本官，於是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又遣韓晃入義興，張健管商弘徽等人，晉陵時，溫嶠陶侃已唱義於武昌，峻聞兵起，用叅軍賈寧計，還據石頭，更分兵距諸義軍，所過無不殘滅，嶠等將至，峻遂遷天子於石頭，逼迫居人，盡聚之後苑，使懷德令匡術守苑城，嶠等既到，乃築壘於白石，峻率衆攻之，幾至陷沒，東西抄掠，多所擒虜，兵威日盛，戰無不剋，由是義衆沮衄，人懷異計，朝士之奔義軍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黨驍勇，所向無敵，惟當以天討有罪，誅滅不久，若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

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是譽賊及後累戰不捷嶠亦深
憚之管商等進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敗諸義軍
韓晃又攻宣城害太守桓爨商等又焚餘杭而大敗
於武康退還義興嶠與趙胤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
上欲以臨之峻與匡孝將八千人逆戰峻遣子碩與
孝以數十騎先薄趙胤敗之峻望見胤走曰孝能破
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
將迴趨白木陂牙門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墜馬斬
首鬻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峻司馬任讓等共
立峻弟逸爲主求峻尸不獲碩乃發庾亮父母墓

焚尸逸閉城自守韓晃聞峻死引兵赴石頭管商
及弘微進攻庾亭壘督護李閎及輕車長史滕含擊
破之斬首千級商率衆走延陵李閎與庾亭諸軍追
之斬獲數千級商詣庾亮降匡術舉苑城降韓晃與
蘇逸等并力攻術不能陷温嶠等選精銳將攻賊營
碩率驍勇數百渡淮戰於陣斬碩晃等震懼以其
衆奔張健於曲阿門阨不得出更相蹈籍死者萬數
逸爲李湯所執斬於車騎府管商之降也餘者並歸
張健健又疑弘微等不與已同盡殺之更以舟車自
延陵向長塘小大二萬餘口金銀寶物不可勝數揚

劉辰翁曰
死得有聞
如冷殿

烈將軍王允之與吳興諸軍擊健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馬雄韓晃等輕軍俱走罔率銳兵追之及於巖山攻之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獨出帶兩步鞞箭却據胡牀彎弓射之傷殺甚衆箭盡乃斬之健等遂降並梟其首

孫恩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效行行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然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求福慶王珣言於會稽王道子流之於廣州廣州刺史王懷之以泰行鬱林太守南越以歸之太子少傅王雅先與泰善言於孝武帝以泰知養性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爲徐州主簿猶以道術眩惑士庶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義兵得數千人爲國討恭黃門郎孔道鄱陽太守桓放之驃騎諮議周勰等皆敬事之會稽世子元顯亦數詣泰求其秘術泰見天下兵起以爲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衆三吳士

庶多從之。于時朝士皆懼泰爲亂，以其與元顯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內史謝輔發其謀，道子誅之，恩逃于海。衆聞泰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讎。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環、吳興丘胤、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於是吳興太守謝逸、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冲、張琨、中書郎孔

道、太子洗馬孔福、烏程令夏侯惛等皆遇害。吳國內史桓謹、義興太守魏僞、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等並出奔。於是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官語令誅殺異己，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畿內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鬪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刊木堙井，虜掠財貨，相率聚於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籠盛嬰兒，沒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郡

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
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句踐也
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虜男女二十
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
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目牢之等遽於收斂
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謝琰爲會稽率徐州文武戍
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刑浦琰遣
參軍劉宣之距破恩退縮少日復寇刑浦害謝琰
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
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於海於是復遣牢之

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緣海備恩明年
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恩復還于海轉寇
扈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衆西擊未達
而恩已至劉裕乃摠兵緣海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狼
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
恩至新州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
劉裕與劉敬宣并軍躡之於郁洲累戰恩復大敗由
是漸衰弱復沿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
扈瀆恩遂遠迸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
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

王世貞曰
死得幻終

不露破嫌
佳賦佳賦

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
為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之口其後戰死及自溺
并流離被傳賣者至恩死時裁數千人存而恩攻沒
謝琰袁山松陷廣陵前後數十戰亦殺百姓數萬人

盧循

盧循字于先小名元龍司空從事中郎謹之曾孫也
雙眸罔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奕碁之藝沙門惠遠有
金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循娶
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
恩以濟免恩亡餘衆推循為主元興二年正

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
海到番禺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
將軍遣使獻貢時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
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義熙中劉裕伐
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
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
恒以君爲腹心之疾劉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
一日之安若平齊之後劉公自率衆至豫章遣銳師
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
失既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君若不同便當率

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卽於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艦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衆距之。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爲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并力攻京都。若尅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舻千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淵。逕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全之計。固不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懼其侵軼。乃柵石頭。斷祖浦。以距之。循攻柵不利。船艦爲暴風所傾。人有死者。列陣南岸。戰有敗績。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尋陽。并力取荊州。徐更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復據尋陽。裕先遣群率追。

討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又敗還豫章乃
悉力柵斷左里裕命衆攻柵循衆雖死戰猶不能抗
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還保廣
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
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尅之進攻交州至龍
編刺史杜慧度譎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鳩妻子
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
雀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
生於是悉鳩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
之及其父嘏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譙縱

譙縱巴西南充人也祖獻之有重名於西土縱少而
謹慎蜀人愛之爲安西府參軍義熙元年刺史遣縱
及侯暉等領諸縣氏進兵東下暉有貳志因梁州人
不樂東也將圖益州刺史毛璩與巴西陽味結謀於
五城水口共逼縱爲主縱懼而不當走投於水暉引
出而請之至於再三遂以兵逼縱於輿上攻璩弟西
夷校尉瑾於涪城城陷瑾死之縱乃自號梁秦二州
刺史璩聞縱反自洛城步還成都遣參軍王瓊率三
千人討縱又遣弟瑗領西千兵繼瓊後進縱遣弟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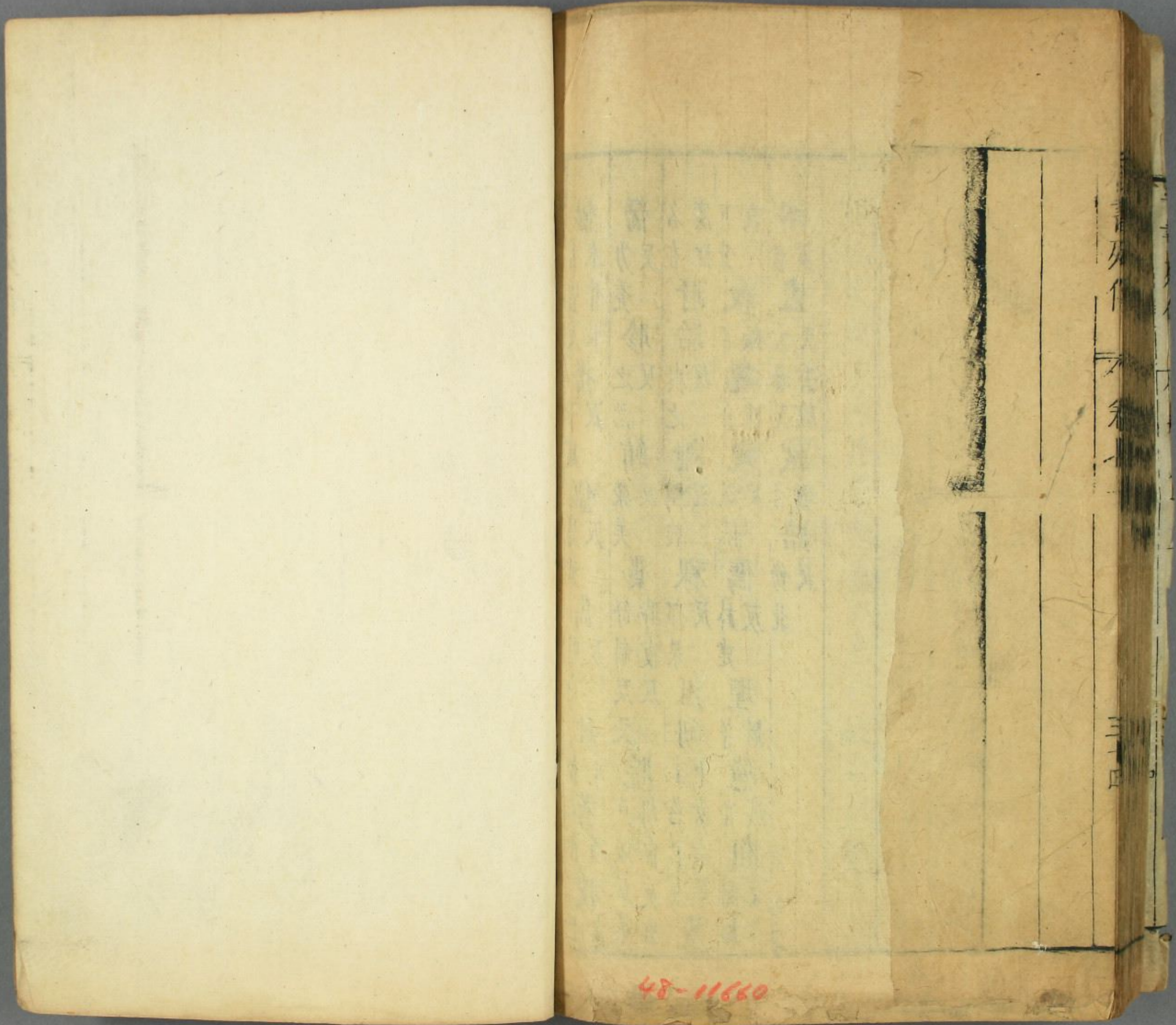
子及暉距瓊於廣漢瓊擊破暉等追至綿竹明子設
二伏以待之大敗瓊衆死者十八九益州營戶李騰
開城以納縱毛璩旣死縱以從弟洪爲益州刺史明
子爲鎮東將軍巴州刺史率其衆五千人屯白帝自
稱成都王明年遣使稱藩於姚興且請桓謙爲助興
車騎將軍劉裕爲名乞師於姚興
遣之九年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寧
朔將軍臧喜下邳太守劉鍾蘭太守卞恩等率衆
二萬自江陵討縱初謀元率僉難其人齡石資名素
淺裕違衆拔之授以麾下之半臧喜裕妻弟也位出

其右又隸焉齡石次於白帝縱遣譙道福重兵守涪
齡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
尚書僕射譙悅屯平模夾岸邇城層樓重柵衆未能
攻齡石謂劉鍾曰天方署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
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爲何如鍾曰
不然前揚聲言大將由內水故道福不敢捨涪今重
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因其機
而攻之勢當必尅尅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
必不能守若援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爲敵
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因爲蜀子虜耳從

晉書列傳 卷七十一
之翌日進攻皆剋斬侯暉等於是遂進蹤之城守者
相次瓦解縱乃出奔其尚書令馬耽封倉庫以待王
師及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
業縱之走也先如其墓縱女謂縱曰走必不免祇取
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投道福於涪
道福怒謂縱曰大丈夫居如斯功業安可棄哉今欲
爲降虜豈可而得人誰不死何懼之甚因投縱以劍
中其馬鞍縱去之乃自縊道福謂其徒曰吾養爾等
正謂今日蜀之存亡實係在我不在譙王我尚在猶
足一戰士咸許諾乃散金帛以賜其眾眾受之而走

道覆獨奔廣漢廣漢人杜瑾執之朱齡石徙馬耽於
越雋追殺之耽之徙也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
滅衆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
石師至遂戮尸焉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牆毒痛函夏九
州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
禍挾詐懷姦命儻嘯侶伺間候隙助悖逆於平陽肆
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
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意乎何醜虜
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熾者也張昌等或鴟張淮浦或



48-11660

